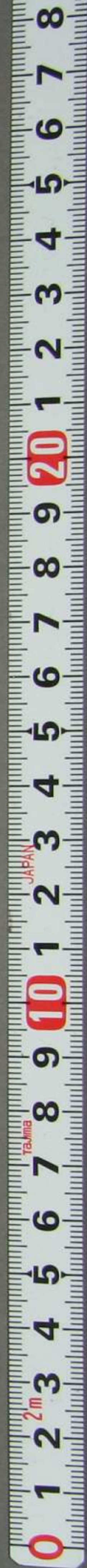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31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31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萃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占

選輯

唐昌世興公叅閱

苑洛集

疏

韓邦奇

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

肆府太監

奏為蘇民困以保安地方事此公為浙江僉事時所上臣巡歷至嚴州府建德

等縣杭州府富陽等縣地據軍民人等稟本處地

苑洛集

肆府太監

露堂

方雖出魚鰾茶綾等物，人民艱苦，肆府太監差人催督擾害地方，雞犬不得安生，要行禁約等因。到臣為照前項魚茶綾鰾係供用之物，未敢擅專，又訪得鎮守太監王堂、市舶太監崔瑋、織造太監晁進、督造太監張玉，各差叅隨人等，在于杭嚴二府地方，催攢前項進貢，固已勒要收頭銀兩，而不才有司官吏及糧里人等，倚是貢物，無敢稽察，任意科歛，地方被害，人不聊生。而肆府太監伴貢之物，動以萬計，是陛下所得者一，而太監即所得者十，叅隨人等所得者百。

有司官吏所得者千，糧里人等所得者萬，利歸于私家，怨歸于朝廷。上供者一，而下取者萬，況此等之物，品不甚奇，味不甚美，何足以供陛下之用哉。及照建富等縣地方，地瘠民貧，山枯乏樵，獵之饒，江清鮮魚鰾之利，兼以近年以來，水旱相仍，徵科四出，軍民困瘁已極，故前歲流民相聚為亂，一呼千百，幾生大變，幸賴撫捕而安。今尚洶洶未靖，往事在鑑，實可寒心伏望陛下勅下該部，將前項貢物，特從停止，仍行巡按御史，并按察司，及該道分巡官，揭榜戒諭。

今後敢有指稱進貢名色，在于各地方需索財物，騷擾為害，應叅奏者，奏請究治，應拏問者，徑自拏問，庶民困可蘇，而地方可保無虞矣。

慎刑獄以光新政事

慎刑獄

此公為山東叅議時所上

奏為慎刑獄以光新政事。臣聞刑者人主治天下之大防，而天下治忽所繇係，書稱堯舜之治，至于四方風動，其究歸於臯陶象刑之功，故刑者人主之所當重慎而不可忽者也。國家法古制刑，內則總之三法司，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特差監察御史審錄

都御史巡撫，且皆付以糾察之寄，其法詳且盡矣。至於錦衣衛之設，蓋以待夫隱罪極惡。天子非時震怒，特遣下之，非以為常者也。然其制列聖相承，止行於畿內，至正德二年以來，權姦相繼用事，假此報復私讐，中傷善類，用張滢威迫脅海內，官校紛紛而出，所在有如豺虎，破家亡身者，郡邑相望。天下洶洶幾至大亂，使非聖明繼世中興，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母駕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衛官校拏至京師，天下愕然

驚疑謂 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官何足以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拏人則固天下聽聞之所係也伏望 陛下特宥金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則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罪皆閱實孰可逃刑哉臣以外服之臣乃敢塵穢 聖聽罪誠難逭但臣山東方面官高唐臣山東屬州金波臣山東屬官 陛下差錦衣衛官校拏人自臣山東始故輒肆狂瞽以獻芹曝惟 聖明采擇

焉

缺盔甲疏

缺盔甲

此下疏山西巡撫時上

查得所屬墩臺隘口守墩軍士原關盔甲什物因年久破爛不堪并節年被虜疎失各路通共缺少盔六千六百八十頂甲七千二百二十二副腰刀三千六百一十八把等因到臣為照各路守墩軍人共八千五百二十九名今缺盔者至六千六百八十名缺甲者七千二百二十二名缺腰刀者三千六百一十八名是數千人者皆赤身空手之人也臣惟宣府一鎮

擁衛京師去虜賊駐牧之地甚近視各邊最爲要緊而墩軍日與虜賊相臨所恃以典司砲火傳報聲息把截隘口助揚軍威使虜賊不敢以深入者比諸軍尤爲要緊者也顧可使之赤身空手以當之哉臣嘗因各管墩官申報墩軍下墩取水及走報聲息往往爲三五零賊卽行擒去或在墩上爲賊射傷臣竊疑之本鎮墩臺甚密相去不過二三里舉旗發砲鄰近各墩及設伏之兵二三十人卒然可具遇三五零賊來擒墩軍縱不能斬獲追隨而應援救護力亦所能

何至爲之擒去且賊在墩下軍在墩上○觀○此○知○上○下○攻○打○形○勢○墩○臺○之○設○易○于○控○遏○身披堅甲墩上有女牆遮蔽自下而上仰而發矢何至射傷孰知

其盛甲器械之不備如此夫盛甲所以衛身器械所以攻人今皆無之以赤身空手之人而遇強虜雖百不能以當一其擒去射傷固其宜矣古云器械不利是以其卒與敵也况皆無乎再照西路城堡極邊衝要虜賊不時出沒已經量給過盛甲腰刀各八百件隨查得萬全都司見在貯庫盛三百六十六頂甲三百五十七副腰刀五百四把并收先年京操官軍帶

回堪中盛八百九十九頂甲四十六副腰刀五千三百五十三把及京營兌調軍器盛一千九百一十七頂甲一千九百四十七副腰刀二千一百四十八把除腰刀可勾支用惟盛甲在庫數少不敷乞勅兵部查議合無准令將前項軍器支給其欠少之數於該部見收盛甲內扣算照數發運前來聽臣分給各路墩軍收領其各路損壞不堪盛甲腰刀收送都司堪修補者修補查候腹裏軍人有缺者給付庶守墩軍人衛身攻入各有其具而瞭報防守兩便矣

議處年久浥爛預備倉糧以濟時艱事

據宣府前衛申據本衛預備倉委官見監鎮撫劉鎮等各呈告自嘉靖二年起至嘉靖十三年四月終止除放支外見在倉麤細糧伍萬五千三百八十三石三升四勺八抄陸撮九圭在厥盛放年久節蒙查盤踏躡虧折坐問侵盜經收人員經年看守有損無增愈加致累不得聊生等因臣會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議照前項倉糧委因年久浥爛經收人員問罪追賠往往至於破家亡身其見在倉糧臣等取而視之

委將浥爛目下青黃不接時值委爲太高軍士糧價月止六錢五分糴糧不過五斗委于養贍有所不足又召商糴買銀一兩三四錢方可得糧一石而米價愈至於騰踴若不因時議處何以克濟時艱合無將前項倉糧借支給與本城軍士作爲月糧候秋成之時將萬億庫所貯儲銀兩糴買抵斗還倉如此則一轉移之間有五便焉以陳朽而得新好國儲不至於有虧一便也軍士得受其實惠而不至于怨咨二便也富商不得專大利而時估可平三便也所費之銀

少而得米多四便也經收人員不至啣冤負枉破家而亡身五便也再照倉糧之浥爛米價之高貴軍士之缺食不特鎮城一處爲然在各邊亦多如此而米價之貴又有甚于鎮城者亦合通行從宜酌處乞下該部再議如果臣等所言可采乞俯賜施行

傳報大舉疏

三關防守

臣看得本省三關山西所屬東路與大同渾源應州西路與大同朔州馬邑等處地方相爲犄角山南兵力寡弱全恃渾應朔州馬邑地方以爲屏蔽近日前

項地方不可倚恃而本省山南地方承平無備恐大虜深入未免地方受害一面案行雁門兵備道三關八角守備官及岢嵐保德河曲代州繁峙等州縣各所屬地方俱要歸并堡舍預備器械銃砲多積磚石灰甌等物防禦一遇有警各就收斂人畜堅壁清野一面行委都指揮使前赴老營堡代統遊擊兵馬選委都指揮僉事帶領官軍前去鎮西衛等處地方把總指揮帶領官軍前去代州等處地方指揮帶領官軍前去天門關等處地方各防守去後今據前因爲

照前項虜賊自今年正月以來屢犯我邊或逐趕出境或斬獲首級今乃於九月十七日大舉寇邊深入我境東至繁峙縣地方西至鎮西衛伍所大寨地方目今雖已出境而大營尚在朔州邊地任劄察其形勢及各官所報較之往年寇邊情狀頗異一枝入洪州地方以綴大同東路之兵一枝既入老營堡地方旋入復出以綴大同西路之兵使兩路之兵各自爲救不能應援鄰封之師而大營則深入徑下伍所大寨可以肆然出境而無要截之患其爲奸謀亦深矣

內三關兵力寡弱一入不能自

振○故○須○借○大○同○兵○以○躡○其○後○

且調延綏應援之兵。又却不至。再照本鎮極臨邊境。兵孤將寡。而外援不至。况今虜計狡詐異常。卽今正係馬肥弓勁。虜騎馳突之時。彼虎狼之性。貪饕無厭。若再大舉深入。其何以支哉。伏望 皇上軫念三關地方。爲華夏分界重地。勅下該部。早加議處。及行大同延綏援兵。如遇虜賊大舉深入三關地方。隨卽應援。勿得自分彼此。致誤邊事。庶虜賊入無搶掠之利。出有要截之患。則我地得安。彼勢亦挫。不敢復爲深入之舉矣。

欽遵 勅諭疏

三關

嘉靖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欽奉 勅諭親歷各處

嚴督所屬。逐一覘視。何處軍馬缺乏。所當選補。何處兵甲損壞。所當修葺。墻垣壕塹。有無高深。墩臺城堡。有無完固。器械有無齊備。糧草有無充足。或修或補。督令有司。着實用工。或增或益。不許虛應故事。其軍職官員。如有貪懦無爲。役占軍士。以致操守不嚴。備禦無法者。叅奏拏問。凡利有可興。弊有可革者。聽爾便宜處置。應奏請者。具實奏聞。爾等須悉心整理。務

使邊備修舉、地方寧謐、庶副委任、如或照前、因循廢弛、以致臨期誤事、責有所歸、年終通將整理修舉過事蹟、造冊奏繳、以憑查考、爾等勉之慎之、故勅、欽此、欽遵、臣遵奉、勅諭備查、照得山西三關一帶沿邊地方、寧武以東隘口、及山岡平漫之處、雖虜騎可通、然有隘可據、若得人以守、虜終不能長驅而入、寧武以西、與虜近切為鄰、則漫然平曠、虜騎可以長驅無阻、而原設兵將、比之他邊甚少、城堡亦甚稀疎、然前此虜賊顧少侵犯者、何也、以大同重兵為之屏蔽也、

總因山西外邊之兵不下如宣大兩鎮故也然山西邊不過一二百里整頓差易

且由老營堡至八角所等處、土曠人稀、無所虜掠、必深入至鎮西衛地方、人畜堡塞始繁、縱有所得、及其返也、又有大同平朔等處之兵、截于前、老營偏頭等處之兵、乘其後、往返必須數日、賊大同鎮重兵亦皆會集、據險邀擊、往往失利而去、彼雖犬羊無知、然亦有所畏憚、不敢輕入、故三關之地、兵雖寡弱、老營堡等處、雖極臨邊境、地方平曠、而虜之侵犯、比之他邊為少也、臣又查得山西汾州潞州平陽等衛所官軍、撥去大同防禦者七千餘名、官軍月糧仍在山西支

給夫以山西官軍。戍守大同。山西糧儲。供給大同者。正以其屏蔽山西也。且虜之侵犯三關。必由大同邊境而入。今者大同之境。時被侵犯。切於自顧。勢難他及。而世平時久。事失其初。大同三關。又各自分彼此。如此則三關之地。已爲大邊極塞。而老營堡一路平曠。又兵馬之寡弱若此。將官城堡之稀少若此。虜騎擁衆南下。其何能支哉。兵法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今待之者無其具也。惟恃其不來耳。此在吾者如此也。臣等載觀近日虜之入寇。姦謀詭計。與昔

不同。向也無甲冑。今則明盔明甲。勢甚剽疾矣。向也短於下馬。不敢攻空城堡。今則整備鍬鑿。攻空城堡矣。向也不知我之虛實。夷險雖或深入。不敢久留。今則從容久掠。按轡而歸矣。向也羣聚而入。群聚而出。忽若飄風。今則大舉決於一處。分掠各邊。使不暇應援矣。向也兵無紀律。鳥合而來。星散而去。今則部伍嚴整。旗幟號令分明矣。向也不焚廬舍。今則放火焚燒矣。其故何哉。有中國之人。爲之謀畫。有中國之人。爲之鄉導。有中國之人。爲之姦細。有中國之人。遺易

之以鐵器。况事變之時。投入虜中者。又皆慣戰有勇之人也。此在虜者如此也。度我度彼勝負從可知矣。臣等聞之。萌芽不剪。滋蔓必長。履霜不戒。堅冰斯至。今大同之兵。既不能爲三關屏蔽也。而三關之兵馬不增。將官不選。城堡不加規畫。臣等惟恐今年深入。明年深入。今年得利。明年得利。漸不可長。大起於細。邊人塗炭不足言也。數年之後。虜且生心矣。臣竊見各處大邊。如宣府延綏等處。虜皆不得肆然而入。何也。一則兵力強盛。一則關山險隘。一則百戰之餘。豪

傑彙生。皆未有如老營堡之空虛爲可乘者也。虜若狃於常勝。妄興異謀。圖入中國。惟此途爲甚便。臣等嘗詳察華夷之界。自大河以西。由石隰青嵐靜樂寧武至雁門。歷紫荆居庸。直抵山海關一帶界山。崇岡峻峽。固天所以限華夷而保障生民者也。中古以來。類皆守於險外。以爲重險之固。紫荆居庸之外。則有宣府一鎮。鎮城旣設重兵。復設五路叅將。大小城堡。各設守備。操守把總等官。原額旗軍一十二萬。雁門之外。則有大同一鎮。鎮城旣有重兵。復設三路叅將。

九州縣大小城堡各設守備等官原額旗軍八萬餘名其城之堅必不可攻也其池之深必不可越也馭戎設險之道誠莫有加焉寧武以西其險則在興嵐石隰等處古人皆以此地建節國家亦守於險外置偏頭老營諸城堡然止設一副總兵一遊擊并近日巡撫奏設止有四守備騎兵惟九千餘名而興嵐等處則又棄而不守其城數日之間可攻而破也其池頃刻之際可負土而平也且宣大既有巨鎮重兵而內猶守居庸紫荆雁門之險今偏頭等處既已

本非棄而不守以恃有外邊故也

兵孤將寡而興嵐等處乃又棄而不守虜騎長驅而下更何所恃以爲藩屏哉我國家設險馭戎自遼東以至甘肅經理周密獨偏頭等處乃一大空缺故臣等以爲虜若妄興他志圖入中國必由此地而入也夫善動者因其時先機者通其變當今之時變而宜通之時也以臣計之岢嵐州實華夷之界有險可據宜設一叅將益兵三千神池堡要害之地宜拓一城設一守備益兵五百八角之東寧武之西八角之西偏頭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爲一堡各設一守備或

於五塞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所

益之兵。聽臣等召募。或於民壯中。戶大者僉取。副總

兵宜陞為總兵。推選謀勇都督領之。此地邊短若立駐劄寧武。其偏

關仍一守備。益兵八百可也。提督都御史不必兼理

巡撫山西一省。止巡撫沿邊一帶地方。忻代保嵐石

五州所屬及雁門石隰二兵備。并都司布政司管糧

官按察司管屯官。并守巡冀寧道。及叅遊守備。俱聽

節制。其餘山西布按二司。府州縣官員賢否。軍民詞

訟。歲辦差役。俱不必管理。庶得專意經畧邊事。老營

堡宜設一所。以管常備新軍。夫不一勞者不久逸。不

暫費者不永寧。是不過給馬七千匹。發銀十萬兩。工

程可計日而定也。其山西汾州等衛所防禦大同官

軍。仍掣回山西三關防守。遇有警急。與大同互相應

援。如此。則不惟三關之兵威可振。而大同之勢亦遂

為之壯矣。乞勅下該部再加議處施行。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一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上木 何 剛愨人

選輯

唐昌世與公叅閱

苑洛集

疏

韓邦奇

慎重邊疆疏

三關防守

謹題爲慎重邊疆以保安地方事該太師兼太子太師武定侯郭勛奏陳前事計開一欸山西三關地方

廣濶。先年因在腹裏。經略未備。近年官軍十分數少。鎮堡倉場糧草。在在空虛。遇有警報。束手無策。任其搶掠。若不思患預防。抑恐將來爲患匪細。乞勅兵部會議擬覆。題奉欽依。准議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轉行左布政使衛道等。議照山西地方大同三關一帶。皆此疏與前疏相表裏幾輔藩籬。防胡重地。大同逼近北胡。故當時經略亦備。城堡聯絡。軍馬浩大。虜雖有犯。可保無虞。三關稍近腹裏。以大同爲之屏蔽。故當時經略未詳職等查得。鴈門關之東。自大安口迤西至本關。及寧武偏頭

關。向南至河曲縣等處地方。延袤一千三百餘里。代州守備所統官軍。不過一千七百餘員名。有馬者不過五百餘員名。寧武關及神池土棚陽方口王也兒梁等處。及西八隘口。乃達賊出沒要路。守備所統官軍。不過二千餘員名。有馬者不過一千餘員名。至於偏頭關。儘在西北。尤爲孤懸。夏秋之間。尚隔一河水。結之後。華夷同地。總兵守備兩營所統官軍。不過二千三百餘員名。有馬者亦止二千餘員名。老營堡雖設有遊擊一員。統領官軍三千餘員名。此外雖有守

城步卒。中半老弱。不堪調用。夫以不滿萬之兵。守千餘里之地。而當數十萬之強胡。寔實衆寡不敵。近年以來。虜志猖獗。知我虛寔。每犯三關。深入腹裡。萬騎星馳。飄忽如風。雨東奔則忻代受毒。西下則興嵐被擾。况各衛軍旗。逃亡數多。營伍空虛。兵力寡弱。沿邊備禦十分疎略。而虜勢日強。誠可爲之寒心也。今照偏頭關去鴈門甚遠。寧武關居三關之中。爲今之計。合無將副總兵官移鎮寧武適中之地。令其往來調度。隨機戰守。地方有警。易於策應。偏頭關改設叅將

一員。益兵三千。於岢嵐州添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神池堡拓築一城。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八角堡之東。寧武關之西。八角堡之西。偏頭關之東。適中之地。亦各築一堡。各設守備一員。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以便截殺。亦各益兵五百。俱與三關遊守相爲犄角。彼此應援。其所益之兵。或召募土著強勇。或僉於民壯中大戶。盛甲弓箭。取於本省所屬衛所歲造馬匹。請給太僕寺寄養馬七千匹。或馬價銀二三萬兩。於本處收買撥付騎征。各營應用把總管隊等官。於

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內熟於邊務者選擇推用。召僉新軍。近寧武如神池八角之東者。附隸寧武所。八角之西者。附隸偏頭所。各牧籍食糧終身開除。子孫願繼者聽。仍照近日兵部題准召募土軍事例。每軍各賞銀三兩以資置辦軍裝什物。庶乎人心樂從。又查得大同備禦山西平陽汾潞等衛所官軍七千餘員。名原非舊規向以正統土木之變暫留戍守。遂成定例。每年輪班遠戍異鎮。月糧又在山西支給。且訪各軍到彼。不過買閑私門。徒克廝役而已。方今虜寇猖獗。作邊未退。且聞虜中走回人口。往往傳說不久聚眾大舉深入搶掠。譎詐之言。固難盡信。防禦之策。不可不嚴。合無將前備禦大同官軍七千員名掣回撥

將爭執此言便于山西不便于大同同一鎮必派三關仍照舊規。分爲春秋兩班。更番戍守。如有不足。召募新軍以克其數。掣回官軍。除在衛應有月糧外。在邊仍每軍日支行糧一升五合。新募軍人止支月米。如徵調遠出。亦各照例支給。行糧芻糧。如有不足。行布政司照數派徵支用。再照將者三軍司命。地方安危繫焉。三關地方。止設副總兵一員。每於都指

皇明經世編
苑洛集
三關
平露堂

軍內推用。責重任輕。無以鎮壓人心。攝服夷虜。似宜改陞總兵官職銜。推選謀勇都督克之。如此則軍威壯而邊防增重。將勢強而地方改觀。三關一帶。可以永保無虞。借或大同有警。亦可尅期調用矣。呈乞照詳。蒙批議處。固已詳的。但事體重大。及歲支錢糧總數。及應增之數。尚未入議。仰再會議回報。蒙此。今照偏頭關副總兵。改設總兵官。推選謀勇都督克之。移住寧武道里適中。揆以時勢。似爲相應。但本官原係副總兵所治。仍須添設一將一員。益兵三千名。馬二千

千匹。及查得岢嵐州。乃古來秦漢華夷之界。尤戎馬出沒之衝。長城基址猶存。又查神池堡接壤溫嶺。爲平虜之衝。亦胡馬侵犯要害重地。先議於岢嵐州及神池堡等各添設守備一員。益兵五百。抑恐兵微將寡。終不能以防遏虜患。職等愚計。合無於岢嵐州添設叅將一員。增置官軍三千員。名馬二千五百匹。神池相地拓築一城。設守備一員。益兵八百名。馬五百匹。八角所之東。寧武關之西。偏頭關之東。適中之地。各立一堡。各設守備一員。或於五寨前後。設立據險。

以便截殺。亦各益兵八百員名。馬五百匹。庶幾外寔而內亦不虛。新募軍人。仍照近日兵部題准募軍事例。各賞銀三兩。募軍附隸鎮西衛并偏寧二所。收籍食糧。通計所益召募土兵以八千四百名爲率。每名月支米一石。每歲共計該糧一十萬八百石。掣回平陽等衛官軍。仍舊分爲春秋兩班。更番戍守。每班以三千員名爲率。兩班六千員名。每員名月支行糧四斗五升。每歲共計該糧三萬二千四百石。二項共該糧一十三萬二千二百石。每石折支銀六錢。共該銀七萬九千九百二十兩。馬六千匹爲率。每匹月支艸三十束。料九斗。每歲止支六箇月。計草一百八萬束。每束折支銀一分五厘。共該銀一萬六千二百兩。料三萬二千四百石。每石折支銀五錢。共計該銀一萬六千二百兩。通前共計該銀一十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兩。查得布政司會計內坐派三關夏秋稅糧馬草起存本折全拋共徵銀三十三萬八千五十二兩有零。屯田子粒大約徵銀一萬三千餘兩。三關寔在兵馬。大約每歲支用銀二十八萬九千兩。計數雖若有餘。

然中間遇災蠲免拖欠等項勢亦難免。每年合於河東淮浙等塩內請發八九萬兩。庶足前項增益兵馬支用。其脩建城池、公館工料、及召募新軍給賞、該部量發銀數萬兩應用。如此則兵食足而邊防有備。守禦嚴而虜患潛消矣。會呈到臣、會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看得事無定體。惟變口治有先機。因時而動。山西三關。比之他邊原額軍馬寡弱。錢糧數少。近來虜賊形勢異常。猖獗日甚。習知中國險易虛寔。往往糾合醜虜。大舉深入。舍隘就易。避寔擊虛。將來為患

殆不可測。所據添設將官。增益軍馬。建拓城堡。處置錢糧。相機防禦。乘時經略。正在今日。乞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少禪邊務。伏望俯賜采擇施行。

陳愚慮以奠江防疏

江防

此南京兵部參贊稅務時上

謹題為陳愚慮以奠江防以固重地事。看得戶科給事中李萬寔所奏。要將浦子口守禦應天五衛官軍。俱屬操江節制。及浦子口指揮千百戶。荒淫驕蹇。軍之富者安享於家。貧者商販於外。每遇操練。顧覓應名。甚者禦貨乘機。坐窩為盜。二口事體既分。安肯互

相應援其應否量撥操艇悉聽該部酌處一節無非
 振揚武備輯寧地方之意臣等議照我國家以南京
 都城根本重地據長江天險分京城各衛官軍為五
 營。在城三營。神機營。大教場。小教場。京城之外二營。
 江南設新江口水軍以禦水寇江北設浦子口陸軍
 以禦陸寇。水陸二軍南北犄角互為聲勢使水寇不
 得以登岸陸寇不得以渡江雖二軍不同皆以拱衛
 都城五營通屬內外守備叅贊尚書節制設立以來
 永為遵守若以浦子口之軍撥艇習水則水軍獨增

而陸軍全無水戰未習而陸營已廢北來之寇何以
 禦之浦子口之軍既不可改為水軍則雖屬之操江
 亦為無益且操江官之職止以操演新江口水軍以
 拱衛都城為務其軍亦不得調遣他出本官欽奉勅
 諭操習水戰整理戰艇振揚威武壯固根本故也自
 設新江口水軍以來江海之寇眾寡不一未嘗一經
 調遣其操江兼管巡江擒捕盜賊自有沿江一帶衛
 所有司巡捕官軍火甲人等賊勢重大又得通調沿
 江一帶衛所有司軍夫所屬不下數萬又何仰於浦

子口之軍哉。况係 祖宗累朝舊制。先後部院科道各官會題照舊。累次奉有欽依。難再別議。其指揮等官。荒淫驕蹇等弊。誠或有之。則申明先年題准比照京營事例。科道官及本部委官。不時點查。嚴加禁約。各官如有縱放軍士。安享商販。顧覓應名者。具寔叅問。其有乘機坐窩分贓者。犯出依律重治。本管官員受財故縱者。一體治罪。再照新江浦子二口。俱係京營。今新江口之軍。每年春秋操期。守備叅贊諸臣。各一次閱操。嚴行賞罰。則浦子口之軍。當春秋操期。內外守備叅贊官。亦合各一閱視。嚴行賞罰。如此則舊制不至於更改。而戎務亦不至於廢弛矣。伏乞勅下該部。再加詳議。上請定奪。

論

邊事論

擇將

漢唐宋三代與我國家防邊之法不同。漢唐宋防邊之法密。我國家防邊之法疎。其故何也。漢高帝當匈奴冒頓振古豪傑。平東北諸胡。獨霸虜中。控弦四十萬。高帝憚之。天下既定。乘百戰之威。自將至平城。被

圍非陳平之計。幾至敗亡。故其防之也極其詳。四百年間。君臣上下。日夕講求。非戰鬪則和親。未嘗一日忘。唐太宗當匈奴突厥之強。至于稱臣請兵以取天下。故其防之之法亦甚詳。宋則當遼金元之強。自朝廷以及閭閻。所事者歲幣戍兵也。我國家當元之甚

元本強

弱。蓋元自太祖入中華。世祖一統宇內。一百五十年。國。入。中。國。而。始。弱。故。太。祖。驅。之。不。待。兵。力。來虜入化為中國人。視中國人為尤弱。而兵之一事。為尤弱。蓋中國腹裏。武事雖弛。猶有備邊之兵。元則華夷一統。雖邊備亦無矣。况當時凡百苦役。皆漢人

力辦。虜人驕情尤甚。是以我 太祖既平群盜。徐達

北定中原。元人即北遁。未嘗向南發一矢。我兵復窮追。至不敢相見。又值我 文皇之英武。三犁虜庭。虜人破膽遠遁。蓋以平日屋居穀食之人。一旦身無居腹。無食救死之不暇。雖尋常之兵臨之。亦不能支。况我百戰之兵乎。是以防邊之兵。較前代為疎。蓋前代當虜之強。我國家當虜之弱。今我承平二百年。人不知兵。而彼生養教習。亦二百年。復其故性。若之何而守株以待乎。今之邊事。不大改革。軍威必不能振。所

謂改革者無他。修復。祖宗之故。酌以漢唐之法而行之耳。今議者皆曰任將。考其說皆壞將之道也。古之任將者。築壇推轂。君命不受。故將得以行其志。今豈無將。特不用耳。所謂用者非與之官也。盡其用也。今將之在軍。叱喝而奴隸視者十餘輩。奴顏婢氣。一人欠謹而譏斥至矣。漢唐以來。邊將非一人。上下幾千年。考之載籍。何曾遣一使至軍查勘哉。此明白而易見者。我祖宗朝亦罕有之。近者每一交鋒。卽遣一使而使者又不曉國體軍機。務在羅織其罪。又去之以自尊崇。安有才難之惜。使爲將者惴惴焉手足無措。避罪之不暇。安能自奮揚哉。至於人才剝落。臨時無措。則出之囹圄之中。譬之傷弓之鳥。見矢而驚。寧能飲啄於洲渚之中哉。卽使子牙遇此時。彼惟率鉤於滑濱耳。強而付之將。亦莫如之何也已。

邊事論二

修邊

奇謀勝筭。不在高遠。切于時務。卽是奇勝。蓋事切於時務。卽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生民。如諸葛孔明高臥南陽之時。熟觀天下之勢。曹操據有中原。挾天子以

令諸侯孫權據有江東任賢使能基業已固俱不可
 圖獨蜀漢之地未得豪傑據守可以立基故一見昭
 烈卽以爲言而終身事業不過若此而已矣以高遠
 言之誅曹孫篡弒竊據之罪克復漢家天下豈不光
 明俊偉然勢決不可行也故司馬徽云識時務者呼
 爲俊傑且目以爲臥龍蓋爲此也今天下大計禦虜
 之策雖募百萬之師費億萬之財亦無益於當時其
 切務惟在於修邊然今之言修邊者每以宣大爲說
 則失策甚矣蓋宣大之邊不惟不能修而亦不必修

何謂不能修宣大大邊廣千餘里力豈易辦縱修之

此論在前兩疏中已見之要亦自有所見不止爲撫

亦不能遍守然決不必修也何謂不必修蓋華夷之

屬地方立說也

界限本在寧武至山海關一帶界山宣大在險之外

而鎮城又在外之邊與虜共處一地不守險而守之

險外以鎮城而置之極邊此古今英豪之深意且宣

大之設以天下之錢糧選天下之兵將守之者非爲

宣大之地計爲屏蔽天下也今宣府彈丸之地總兵

有正兵兩總兵有奇兵遊擊有遊兵五路有叅將四

十二城堡皆設兵將大同總兵副將遊擊同三路有

三叅將。十七城堡。若望以屏蔽天下。次擇名將而畀之。若只保守宣大地方。中人可以守之。半其兵將。可以當之。又何必以修邊爲哉。所爲不必修也。今邊之宜修者。山西真定順天也。力旣易成。險亦可守。樞機在此。山西之邊。自鴈門以東。其險可恃。此惟一二零賊牽引竊入。虜騎決不可長驅。但有人守之。卽不可越。所謂一人當關。千夫莫敵者也。惟鴈門以西。則夷險不一。其地雖二百餘里。然不須修者多。其山險處不必修。平漫接修之。十不二三。其土山平漫者可斬

削。當自偏關宣武舊牆接修之。其真武順天一帶山口。可塞者塞。可築者築。居庸最險。潮河以隨時修整。不甚費力。則天下之事畢矣。宣大二鎮。各城旣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其餘民間私建小堡。一一歸併。虜入則堅壁清野。又重兵以拒之。彼無所掠。五日則自遁矣。候其歸乏。則邀而擊之。且可獲功。何必修邊爲哉。此修邊之說也。

邊事論三

攻邊

用兵之要。攻與守二者而已。守則如前。攻則我當先。

發若彼既入寇。是簡其精兵而來。不可以與之爭鋒。

兵者以我之固守。不擊為法。敵謀論沸騰。未及用謀。

惟當固守如前。我邊防備。乃選將練兵。候彼數十萬

而先得罪耳。

駐牧我邊近年。牛羊老小。帳房俱在。彼必以我兵素

不出攻。不為之備。吾乃帥師攻之。然必為萬全不可

敗之勢。方可言攻。吾察各陣。為兵火一營。且攻且守。

雖彼百萬之眾。四面攻圍。亦不礙。吾之進退。可取必

勝。攻吾前則吾前衝之。攻吾後則吾後衝之。前後左

右無不如意。進退攻守。皆由于我。雖圍吾十匝。則吾

益得志。兵火營大略。以大車廂後為陽門板。三孔安

砲。仍以牌遮其口。畫為虎頭形。廂兩頭橫安二砲。廂

後者札營用之。廂兩頭者行則用之。但用多帶火藥

糧草。每用火藥手五人。挽車者十人。如東面兵至。中

軍扯起青單號帶。第一砲放。雙號帶第二砲放。三號

帶第三砲放。三砲既畢。一砲可裝起矣。西南北各如

其制。若四面齊來。則四面砲齊發。此劄駐時制也。若

吾欲回軍。則徐徐行之。既圍之。固則攻其前。若彼圍

其左右。則用橫廂砲。後則如常制。且行且攻。彼必遠

遁。豈敢近我。彼敗則出吾營中軍以擊斬之。此乃決

不敗之陣也。都城四面平曠，最宜用此陣。若於潮河川蘆溝橋左近爲此營，則虜必不敢近，而吾可得志。大抵用兵之法，要知地，故曰地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每營止可用三千，多則五千。然多多益善，攻守之具，無事之時不可不講，不可不備。臨渴掘井，卒

然未善。此攻邊之說也。當今禦邊之法，較之前代爲

易除不專之病難除

踈爲不專。昔漢時高帝當匈奴強盛之時，又以冒頓

之梟雄，是以備之者甚詳。雲中、上谷、北地、朔方、遼東、西北、平、漁、陽、金城、上郡，皆止各一太守，專兵專錢，穀

專刑專舉，辟且久任，但責以地方不失。中小勝小負

俱不計，賞罰亦不加。是以邊臣得盡力盡謀。今一總

兵而不與之賞罰之權，監之以巡撫，巡按守巡郎中。

一有勝負，則府通判、衛經歷皆得監制之。唐朝以一

監軍而軍功不成，况監軍數輩者乎。今之巡撫甚爲

無謂。既無調兵之權，又無臨陣之責。凡一切戰伐進

退，俱不預。若何而受彼之賞，受彼之罪哉。今當倣

漢唐制而行之。各邊巡撫皆去之。其巡按不必預邊

事。管糧官、聽總兵官、節制府州縣官，俱聽總兵官節

制如巡撫之體小小勝負不必行勘。但令地方無事耳。國家之制止是來則備之去則守境而不追。所以監之巡撫察之巡按。錢糧刑名皆不得預舉。辟潛移於巡撫止是防邊將之肆也。在今時則當變而通之。况此各官之設起自近代亦非。太祖成祖之法也。

邊事論四

修老營堡

西北之大邊六。宣府宣府地最狹而兵最多以為京師後門也最為緊要。額兵十二萬。其次大同。額兵八萬。其餘各鎮其兵俱少。於是華夷一帶界

山自山海至居庸紫荆鴈門寧武寧化自岢嵐保德偏關直抵黃河岸自北南視如千仞崇垣拔地而起固天所以限華夷也。中古始守以險外以為籬籬居庸紫荆之外有宣府鴈門寧武之外有大同我國家又設老營堡居庸紫荆鴈門寧武皆設兵將寧化以西乃略而不備。秦時城址猶在。若考其地而設兵如鴈門等處虜必不能長驅而入矣。若止從老營堡修至寧武亦不為甚費。今虜入中國惟老營堡地方乃一大空闕。異時虜妄興異志以侵內地。惟此塗為便。

既過老營地方。而寧化岢嵐等處無守。則天門忻口
 玄崗陽方之險。不足恃矣。偏關之城。昔在山麓下。若
 虜乘山而攻。旦夕可破。移於城西。築以甬道。長不過
 二里。卽至山顛。上濶二丈。高三丈。兩面環一女牆。設
 數鋪房。虜至以兵守之。金湯之固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二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尚木 編輯

杜甲春端成參閱

林次崖文集

疏

林希元

罷內臣鎮守以厚邦本疏
請罷鎮守內臣
 臣惟我朝疆理天下分土爲郡縣衛所而統之以
以張永嘉之得君然猶不敢顯言撤鎮守內臣也故
進密勿之謨以撤之相業于是大光次崖以庶官乃
 三司歲有巡按以臨之重地又兼設重臣以鎮之小

大相維亦足敢進此讜言又為難矣以為治矣。後來始有內臣鎮守之事。夫

寺人之職。宮庭是司。疆場守禦。非其所務。以疆場之

重。委之宮庭。執役之官。豈我太祖太宗之法哉。

晉漢季以宦者封侯。唐季以宦者監軍。皆因事間見

初非常設。且為後世所譏。我朝以宦者鎮守。則與

文武官竝置。因襲為常。又漢唐所無者。不知後世以

為何如。且內臣出鎮。豈真欲藩衛保障。以忠於社

稷哉。不過欲魚肉吾民爾。臣聞一人求鎮。必重賂于

朝廷之權幸。然後得東塗西抹。至以萬計。隨地豐約

以為多寡。如廣東必須十五萬銀。浙江則十萬。臣福

建亦不下八九萬。此臣所知也。就鎮之後。金幣寶玩

之類。隨地產以供歲例者。復無紀極。至所以自飽其

谿壑者。又不知凡幾。此何從得之。皆刻剝諸民也。夫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縱鷹犬魚肉吾民。伐邦本以自

傷。臣知陛下不忍為也。今雖使有司為之約束。彼

未必便斂手以受約束。雖禁其不得奏帶多人。其禁

終有肯而弛。與其慮為害而禁之。而卒不可禁。孰若

去之。使不得為害。而不用吾慮哉。臣伏讀詔書見

自正德以來，額外添設各處守備，非我列聖之舊者，悉皆取回。臣敢因此以廣聖意，請自宣德以來法外所設各處鎮守，非我祖宗之舊者，皆可取回。信如是，則生民之患，十去八九。陛下邦本永固，于磐石矣。此亦我孝宗皇帝末年之志而未遂者。陛下行之，是亦繼志述事之大也。臣於陛下不勝願望。

荒政叢言疏

荒政

恭惟陛下堯仁舜孝，出潛御天，敬德日躋，文章虎

變，臣民作極。次崖為產東憲司應詔陳此奉聞四川陝西湖廣山西等

處，民厄災傷。惻然動念，大沛蠲恩，期于弘濟。博延

羣策，用廣聰明。蓋自三王以降，漢唐宋之君，少有

子育元元，窮神知化如斯者也。自大號渙頒，臣民

聳動，凡有寸長，咸思自獻。况臣久甘淪弃，更荷生

成，大德莫酬，赤心徒抱。茲承明詔，敢不對揚。夫

救荒無善政，古今所病。古以賑濟垂芳史冊者，代不

數人。然法多醇疵，事難盡述。往時官司賑濟，動費不

稽，毫分無補。今皇上不愛太倉百萬之銀，以濟蒼

生發自宸衷誠曠典也使不精求良法期濟斯人切恐故弊仍存聖心良負然臣疎淺豈有高論能裨神謨顧業尚專門事諳素練臣昔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飢民父子相食盜賊蠡起之際臣之官適當其任蓋嘗精意講求於民情吏弊救荒事竄頗聞詳悉今欲有陳于陛下者亦負日之暄以獻吾君之意也臣聞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曰審戶難救荒有三便曰極貧之民便賑米曰次貧之民便賑錢曰稍貧之民便轉貸救荒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餽粥曰疾病貧民急醫藥曰病起貧民急湯米曰既死貧民急募瘞曰遺棄小民急收養曰輕重繫囚急寬恤救荒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曰興工役以助賑曰借牛種以通變救荒有六禁曰禁侵漁曰禁攘盜曰禁遏糴曰禁抑價曰禁宰牛曰禁度僧救荒有三戒曰戒遲緩曰戒拘文曰戒遣使其綱有六其目二十有三備開于後編次以進總曰荒政叢言是皆往哲成規管賢遺論臣嘗斟酌損益或已行而有效或欲行而未得或得行而未及謂可施于今日者也若

夫恐懼修省降詔求言蠲租稅以舒民困散居積以厚黎元皆人主救荒所當行則陛下已先得之不
容臣言也至于賣軍職賣監生賣吏典乃不得已救
急之弊事非盛世所當行則大臣已先言之不待臣
言也陛下倘不以臣言為愚拙為迂疎乞勅部
院詳議可否即賜施行

一二難

曰得人難者蓋為政在人况救荒無善政使得人猶
收荒賑卹以得人為主觀于漢末之事可知
有不濟况不得人乎如常平義倉之法在耿壽昌長

孫平行之則為良後世踵之則有弊其故何也正以
不得其人爾今各處災傷民罹凶危陛下隱念至
痛府庫百萬之財盡不愛以濟蒼生此真愛民如子
之心也使不得人以行之臣恐措置無方姦弊四出
飢者不必食食者不必飢府庫之財徒為奸雄之資
百萬之費不救數人之命此臣所以深憂過慮也然
所謂得人者非特府縣官凡分委賑濟官者皆所當
擇而不可苟者昔富弼青州賑濟其所用之人則除
着州縣正官外就前資及文學等府佐領官擇有廉

能者用之。夫有歐陽修以主賑濟。則府縣正官不用。擇所當擇者。分委賑濟之官。今不得如歐陽修者。主賑濟。則主賑濟者。府縣正官之責。所當精擇。而擇委官。又其責也。臣愚欲令撫按監司。精擇府州縣正官。庶能者。使主賑濟。正官如不堪用。可別揀廉能府佐。或無災州縣廉能正官用之。蓋荒事處變。難以常拘也。至于分賑官員。可令主賑官。蓋就所屬學職等官。及待選舉人。監生等人員。擇素有行義者。每廠一員。爲主賑。又擇民間有行義者一人。爲耆正。數人爲耆

副。使監司巡行督察各廠。所至考其職業。書其殿最。並開具揭帖。事完。官上之吏部。府縣學職等官。視此爲黜陟。舉人監生等人。負視此爲除授。民上之撫按。有功者。以禮獎勞。仍免徭役。有過者。分別輕重懲治。不恕。如此。則人人有所激勸。而荒政之行。或庶幾矣。曰。審戶難者。蓋賑濟本以活窮民。夫何人情狡詐。姦欺百出。乃有頗過之家。濫支米食。而窮餓之夫。反待斃茅簷。寄耳目于人。則忠清無幾。樹衡鑑于上。則明照有遺。此審戶所以難也。古云。救荒無善政。正坐此

耳。晉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古今所稱。臣謂此殆不難。何也。民至于流。即當賑濟。無事審戶。何難之有。惟失土著之民。飢飽雜進。真偽莫分。此其所以難也。邇時官司審戶。有委之里正者矣。有親自抄劄者矣。有行賑粥之策者矣。然皆不能釐革奸弊。何者。以臣所見言之。臣嘗待罪泗州。適江北大飢。臣始至稽其簿籍。本州已賑濟兩月。倉庫錢糧已竭矣。而民父子相食者不能救。盜兵潢池者。日益熾。臣深求未得其故。凡報名籍必待受既而見民有投子于淮河者。問其賑濟。則曰無錢與

里書。不得報名也。又審賊犯于獄。問其賑濟。則曰未也。而稽其簿籍。已支兩月糧。蓋里書之冒支也。又收餓孳于野。問其賑濟。則曰無有。何以不濟。曰戶有四口。二口支糧。月支三斗。道途違復。已費其半。一口支糧。四口分之。每口只得六七升。是以不濟也。此按籍之弊也。此里正之不足任也。臣既灼知其弊。乃親自抄劄。則纔入其鄉。而告飢者塞途。真與偽莫之辨也。既而沿門審驗。則一日不能十數家。千萬飢民。已不能遍。而分委之人。其弊與里正要亦不甚相遠。此親

自抄劄之難也。及其廷臣建議賑粥，其說以為窮餓不得已者，始來食，不須審戶，可得飢民。臣始是其議。用意推行，不知歲既大飢，民多鮮耻，飢飽並進，真偽莫分。甚至富豪伴僕報名食粥，窮鄉富人遣人關支。臣因痛加沙汰，追罰還官者無數。是賑粥之法亦難任也。故曰三者皆不能釐革奸弊者此也。晉宋蘇次叅澧州賑濟，患抄劄不公，令民用紙半幅，上書某家口數若干，合請米荳若干，實貼各人門首壁上。如有虛偽，許人告首，其伏斷罪，以備委官檢點。古今以為

良法，但以臣觀之，門壁之貼，未必從實，檢點之官，未必得人，安能保其可以革弊而絕無欺偽于其間也。然則終無策與？臣愚欲分民為六等，富民之等三，極富次富，稍富，貧民之等三，極貧次貧，稍貧，稍富不勸分，稍貧不賑濟，極富之民，使自檢其鄉之稍貧者而貸之銀，次富之民，使自檢其鄉之次貧者而貸之種。審戶之敝，能欺上官而不能欺鄉戶，此亦足為檢驗之法。非特欲借其銀種也，欲于勸分之中而寓審戶之法也。何者？蓋使極富之民出銀以貸稍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即次貧也。使次富之民出種以

貸次貧。彼必度其能償者方借。而不借者即極貧也。不用耳目而民爲吾耳目。不費吾心而民爲吾盡心。法之簡要。似莫有過于此者。責委官耆。逐都推勘。隨戶品題。旣皆的實。然後隨等處分賑濟。則府庫之財不爲奸雄之資。而民蒙實惠矣。或曰貧分三等。流民何居。臣曰流移之民。雖有健弱不一。然皆生計窮盡。不得已棄鄉土而仰食于外。與鰥寡孤獨窮乏不能自存者何以異。雖謂之極貧可也。臣故曰不須審戶。卽當賑濟者此也。

二三便

曰極貧之民。便賑米者。臣按宋富弼青州賑濟流民所支米豆。十五歲以上。每口日支一升。十五歲以下。每口日支五合。仍曆子頭上。分明算定一家口數。一官如管十耆。卽每日支兩耆。逐耆併支五日口食。河北流民。賴以存活五十餘萬人。此荒政之最善。古今所稱。近昔官司賑濟。多有用之。而專賑米者。然以臣觀之。若次貧稍貧人戶。家道頗過。不幸而際凶歉之年。生理雖艱。猶未至懸命朝夕。且其力能營運。不至

束手待斃。使其終日敝敝而守升合之米。彼固有所不屑者。且欲食之民。略無涯限。倉廩之積。豈能盡濟。惟夫極貧之民。室如懸磬。命在朝夕。給之以米。則免彼此交易之艱。抑勒虧折之患。可濟目前死亡之急。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大口日支一升。小口半之。八口之家。四口給米。四口之家。二口給米。非不欲盡給之也。民無窮而米有限。窮餓之民。日得米半升。亦可以存活矣。隨飢口多寡。不分流移土著。合就鄉集立廠。每廠賑濟官給與長條小印。上刻某廠極貧飢民。以油和墨印誌于臉。每人給與花闌小票。上書年貌住址。如係一家。即同一票。五日一次赴廠驗票支米。十人爲甲。甲有長。五甲爲羣。羣有老。每甲一小旗。旗上掛牌。牌書十人姓名。甲長執之。每羣一大旗。旗上掛牌。牌書五甲姓名。羣老執之。羣以千字文給號。當給之日。俱限巳時。羣老甲長各執旗牌。領率所屬飢民。挨次唱名給散。每口一支五升。每甲五斗。每羣二石五斗。羣甲之糧。只給長老。使之給散。必印臉驗票者。防其爲也。必羣分旗引者。防其亂也。必一時支給者。

防其重疊也。必總領細分者。省其繁且遲也。每廠給與印信文簿。將飢口支糧數目。逐一造報。以憑稽考。仍給升一。五升斗一。五斗斛一。當官印烙。發付應用。其發米下船。如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難于搬運。則散銀。各廠官耆。令就本鄉富戶。照依時價糴買。或本鄉富民粟盡。可令飢民遠就有粟去處。一頃關支亦移民就粟之意也。

曰次貧之民。便賑錢者。臣按董煇救荒活民書。謂支米最不便。弊病又多。不係沿流及產米去處。搬運腳費甚大。不如支錢最省便。更無偽濫之弊。小民將錢可以抽贖典。過斛斗。或一斗米錢可買二三斗雜料。以二三升伴和野菜煮食。則是二斗雜料。可供一家五七口數日之費。其說是矣。近昔官司賑濟。多有用之。而專賑銀錢者。然以臣觀之。極貧之民。室如懸磬。命在朝夕。若與之錢銀。未免求糴于富家。抑勒虧折。皆所必有。又交易遲還。動稽昔日。將有不得食而立斃者矣。可謂便乎。惟次貧之民。自身既有可賴。而不甚急。得錢復可營運。以繼將來。此其所以便也。其法

八口之家。四口支錢。四口之家。二口支錢。每口所支折銀二錢。編羣給票。亦准極貧印誌。旗引則不必用。支錢於穿錢繩索。係以錢舖散者姓名。支銀于包銀紙面。印誌銀匠散者姓名。如有低偽消折。聽其赴官陳告。坐以侵漁之罪。如是則法不生奸。而民蒙實惠矣。然塊銀細分。必有虧折。如銀十兩。散五十人。每人二錢。必虧五六七釐。此臣所經驗也。要不若散錢爲尤便。且貧民以銀易錢。又有抑勒虧折之患也。

曰稍貧之民。便轉貸者。臣按出官粟以貸貧民者。古之義倉是也。勸民粟以濟貧民者。今之例納是也。今臣所謂轉貸者。借民財以一貧民。而不費官財。酌二者之間而參用之也。夫稍貧之民。較之次貧。生理已覺優裕。似不待賑濟。然昔當荒歉。資用不無少欠。不可全不加念。是故不之濟而之貸也。然欲官自借之。則二貧之給錢穀。亦或不敷。若使富民借之。則民度其能償。必無不可。故使極富之民出財以借。官爲立券。豐歲使償。只收其本。不責其息。貧民得財而有濟。富民捐財而有歸。官府無施而有惠。一舉而三得備。

焉。此其所以便也。其法入口之家。四口借銀。每口二錢。自正月至四月。總四月之銀。一次盡給之。待其展轉營運。亦可以資其不足。而免于匱乏矣。一人所借。多至二百口。少不下一百口。若本鄉無富民。則借之外鄉。並官立文冊。事完之日。以禮獎勵。量免幾年徭然賑貧之民。官司知其有餘。不至分外科索。亦幸矣。豈得因之免徭役乎。役。作之有道。則民自樂于供輸矣。

三六急

曰垂死貧民急。饘粥者。臣按作粥以飼飢民。晉漢獻帝蓋嘗行之。後世多有。用之。而專賑粥者。但以臣觀之。次貧之民。生計未急。日授之米。已有不屑。而况粥乎。極貧之民。生計雖急。而給之粥。亦有所不願者。何則。粥之稀稠冷煖不一。食之多寡。緩急人殊。早關晚放。人弗自便。氣蒸疫作。死亡相繼。始也不得已。扶攜強健而入。厥終也不得去。空拳匍匐而出門。此所以不願也。臣嘗泗州。親見之。審矣。若夫垂死之民。生計狼狽。命懸頃刻。若與極貧一般。給米。則有舉火之艱。將有不得食而立斃者矣。惟與之粥。則不待舉火而可得食。消勺之施。遂濟須臾之命。此粥所以當急也。

必于通都太衢量搭小廠亦設官耆令其領米作粥流莩所過並聽就食。但人餓既久腸胃噎寒乍飽多死粥要極稀毋令至飽當以漸與之待氣完體壯然後與極貧一體賑米。然作粥之法又慮生熟不齊。和灰水之弊要在委任得人則民蒙實惠矣。或曰賑粥之法管大臣嘗行于江北今子三貧之賑不之取獨取而用于垂死貧民何也。臣曰昔江北之大飢也民餓死與爲盜正在十一月十二月之間臣至多方賑濟稍健能行者隨口給米弱憊不能行者爲湯粥飼

之。及正月初廷臣建議賑粥民多不願臣乃試爲二

如○此○可○以○得○民○情○

廠一賑粥一賑米民皆舍粥而趨米臣因與面論可

否其說鑿鑿可聽臣不能奪乃一意推行而更得法然行之未久而弊作何也。飢飽混進而糜費浩繁疫癘盛行而死亡枕籍。當日上司目擊其弊故行之不兩月羽書星馳令停粥而給米則上司已知其法之不可行而自改之矣。臣目擊其弊乃多方澄汰亦只查革得一二續因飢民病愈乞歸遂給米散遣之。雖以賑粥造報實則賑米者半月則臣已知其法之不

可行。而陰改之矣。然臣始至泗州也。親見飢民立死。乃亟行賑濟。城郭餓莩。既仆者。欲仆者。亟取米飲灌之。旋以稀粥。接續與食。既仆者十救五六。欲仆者全救。因思垂死飢民。非粥決不能救。又不可緩。若夫三貧之賑。決不可用。乃知昔人此法。實爲垂死飢民而設。擇羸弱給粥。候氣完然後一給。則宋儒程頤之論。實有見矣。今臣三貧之賑。去粥不用。而獨用之。垂死貧民者。豈空言無據哉。或曰。賑粥民既不願。又有濫食者。何也。臣曰。不願食者。貧民其濫食者。非貧也。

曰。疾病貧民。急醫藥者。蓋時際凶荒。民作疫癘。極貧之民。一食尚艱。求藥問醫。于何取給。昔宋趙抃知越州。爲病坊。以處病民。給以醫藥者。正爲此也。往時江北賑濟。官府亦發銀買藥。以濟病民。然歛散無法。督察無方。醫人領銀。不盡買藥。而多造花銷。窮民得藥。初不對病。而全無實効。今各處災傷重大。貧民疾病。此或不必宜自開局。即有行義士紳。皆可爲之。所不能免。臣愚欲令郡縣博選名醫。多領藥物。隨鄉開局。臨證裁方。郡縣印刷花關小票。發各廠賑濟官。令多出榜文。播告遠近。但是飢民疾病。並聽就廠領

票赴局支藥。仍開活過人數。並立文案。事完連冊繳報。以憑稽考。濟人多寡。量行賞罰。侵尅錢糧。照例問遣。如是。則病者有藥。而民免于天札矣。

曰病起貧民急湯米者。蓋疾病飢民。或不能與賑濟。或與賑濟。而中罹疾病。逮疾病新起。元氣初復。正當將息之時也。而筋力頹憊。不能赴廠支米。若非官爲之所。則呻吟牀簀之上。有枵腹待斃者矣。臣管泗州賑濟。四月疾作。見飢民多病。不能赴廠食粥。因遣人訪問其家。則有患病新瘥。欲食而無所仰者。乃遣人

沿門搜訪。但是疾病新起貧民。每人給米一升五合。三日內外。散米一十一石七斗。而濟病民八百二十三名口。所費不多。全活者衆。今各處災傷重大。民病有所不免。臣愚欲令各廠賑濟官。遣人沿門搜訪。但是患病新起貧民。俱日給米五合。一支五日。使其旦夕燒湯。不時飲食。待元氣既復。膚體既壯。方發飢民廠。照舊支米。則病起有養。而民免于橫死矣。

曰既死貧民急募瘞者。蓋大荒之歲。必有疾疫。流移之民多死道路。不爲埋瘞。則形骸暴露。腐臭薰蒸。仁

者所不忍也。故先王有掩骼埋胔之令。宋仁宗有官爲埋瘞之詔。良有以也。然死者人所畏惡。責人以所惡。其從則難。誘人以所利。其趨甚易。臣昔在泗州見郡縣差官。紿銀買席瘞屍。督責雖嚴。而暴露如舊。臣知其故。乃擇地勢高廣去處爲大塚。榜示四方軍民。但有能埋屍一軀者。官給銀四分。或三分。每鄉擇有物力行義者一人。領銀開局。專司給散。各廠賑濟官。給與花關小票。凡埋屍之人。每日將埋過屍數呈報該廠。領票赴局。驗票支銀。事完造報。以便查考。埋過屍骸。逐日表志。以待官府差人看驗。此令一出。遠近軍民趨者如市。數日之間。野無遺骸。官不費力。而死者有歸。至簡至便。今各處災傷。疫癘不無。飢餓轉死。所不能免。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曰遺棄小兒。急收養者。蓋大飢之年。民父子不相保。逞逞棄子而不顧。臣昔在泗州。見民有投子于淮河者。有棄子于道路者。爲之惻然。因思宋劉彞知處州。嘗給米令民收棄子。乃倣而行之。置局委官。專司收養。令曰。凡收養遺棄小兒者。日給米一升。一支五日。

每月抱赴局官看驗。飢民支米之外。又得小兒一口。

之糧。遠近聞風。爭趨收養。甚至親生之子亦詐稱收

抱。以希米食。旬月之間。無復有棄子于河于道者。今

各處災傷去處。若有遺棄小兒。如臣之法。似可行也。

曰：輕重囚繫急寬恤者。臣按周禮荒政十有二。三曰

緩刑。蓋民迫于飢寒。不幸有過失。緩其刑罰。所以哀

矜之也。况年當荒歉。疫癘盛行。獄囚聚蒸。厥害尤甚。

若不量為寬恤。則輕重罪囚。未免罹災橫死。故充軍

徒罪。追贓不完。久幽囹圄者。必量情輕重。暫為釋放。

絞斬重罪。有礙釋放者。必疎其枷杻。給以湯藥。如此

則輕重罪囚。各獲其生。無天札之患矣。然囚繫既急

寬宥。則凡戶婚諸不急詞訟。當且停止。恐負累飢民

及妨誤賑濟。此又不可不知也。

四三權

曰：借官錢以糴糶者。蓋年歲凶歉。則米穀湧貴。富民

因之射利。貧民益以艱食。昔宋吳遵路知通州。適災

傷民多流轉。遵路勸富家得錢萬貫。遣牙吏散出收

糴米豆歸本處。依原價出糴。民謂之便。今既勸富民

出貨貧民。又借其財以糴糶。則民不堪矣。臣愚欲借

官帑錢銀。令商賈散往各處糴買米穀。歸本處依原

價平價致物此最便事量增一分為搬運脚力。一分給商賈工食。糶盡復

糶。事完之日。糶本還官。官無失財之費。民有足食之

利。非特他方之粟畢集于我。而富民亦恐後時失利。

爭出粟以糶矣。然糶糶之法。專為濟貧。商賈轉販。所

當禁革。又當徧及鄉村。不得只及坊郭。則貧民方沾

實惠。或曰。宋蘇軾浙中賑濟。謂只將常平斛斗出糶。

則官司不勞抄割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斗

在市。自然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董熠以為

良法。遂建救荒三策。而以是為首。今三貧之賑而不

之取。何也。臣曰。大飢之歲。三貧俱困。安得許多銀可

糶米豆。而糶買者多商販。或富民也。故其策不可用。

蘇軾之行于浙中者。或未至于大飢也。

曰。興工役以助賑者。蓋凶年飢歲。人民缺食。而城池

水利之當修。在在有之。窮餓垂死之夫。固難責以力

役之事。次貧稍貧人戶。力任興作者。雖官府量品賑

貸。安能滿其仰事俯育之需。故凡圯壞之當修。湮塞

之當濬者。召民爲之。日受其直。則民出力以趨事。而因可以賑飢。官出財以興事。而因可以賑民。是謂一

舉而兩得。于工役之中。而有賑濟之助者。昔宋熙寧

七年。河陽災傷。常平倉賑濟。斛斗不足。詔賜常平穀

萬石。興修水利。以賑濟飢民。董煟謂此以工役賑濟

者。今之大臣。蓋嘗用之于宰縣之日。臣管師其意而

行之于泗州。既有效者。今各處災傷。似可用也。或曰

荒年財力方詘。凡百工力。皆當停止。故周禮荒政有

弛力之令。今子乃欲興工役。何也。臣曰。荒年工役之

停止者。蓋謂宮室臺榭之類之可已者。若夫城池之

禦侮。水利之資農。皆荒政之所不可已者。府庫之財

自有應該支用。而不干賑濟之數。若里甲之類者。臣

在泗州。蓋嘗支用。而不碍于賑濟者矣。臣興工役之

策。復何疑哉。

曰。借牛種以通變者。蓋飢饉之後。賑濟之餘。官府左

支右吾。府庫之財亦竭矣。民方艱食之際。只苟給目

前。固不暇爲後圖。幸而殘冬得度。東作方興。若不預

爲之所。將來歲計。復何所望。故牛種一事。尤當處置。

若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宋仁宗發粟十萬貸民為種。為是故也。今府庫之財既殫于賑濟。如欲人人而與之牛。則都里之民甚多。一牛之費甚大。欲人人而與之種。則缺種之戶不少。府庫之財莫續。是難乎其為圖。臣昔在泗州。承上司文移。上里與牛六具。種若干。臣召父老計之。其法難行。乃自立法。逐都逐圖。差人查勘。有牛有種者幾家。有牛無種者幾家。有種無牛者幾家。牛種俱無者幾家。有牛者要見有幾具。有種者要見有多寡。通行造報。乃為處分。除有牛無種

有種無牛人戶。聽自為計外。無牛人戶。令有牛一具。

帶耕二家。用牛則與之共養。失牛則與之均賠。無種

人戶。令次富人戶一人借與十人。或二十人。每人所

借雜種三斗。或二斗。耕種之時。令債主監其下種。不

許因。而食用收成之時。許債主就田扣取。不許因而

拖負。官為立契。付債主收執。此法一立。有牛種者皆

樂于借。而不患其無償。缺牛種者皆利于借。而不患

其之用。臣半月之間。凡處過牛千九百六十五具。種

八百四十七石。銀一百七十五兩。處給一州。缺牛種

其法細密而近情

人戶計四千八百五十六家。此于財匱之時，得通變之術。時江北州縣多有傲行者。今各處災傷重大，如臣之法，似可行也。然臣管在泗州，不曾定六等人戶。故須臨時查勘。今既定民為六等，則稍貧者不待給。臨時查勘亦有弊，弊定等以後貧富了然。次貧者令次富給之。不待臨時查勘矣。或曰：次貧之民既有次富之民出種借之，極貧之民則何所借？臣曰：極富之民既借之銀，次富之民既借之種，不可復借矣。有田者不可謂之極貧。要極貧之中無田者多，若有田者再處一月之糧而一給之，則其事盡濟矣。

五六禁

曰：禁侵漁者，蓋人心有欲，見利則動。朝廷發百萬之銀以濟蒼生，而財經人手，不才官吏不免垂涎。官者正副，類多染指。是故銀或換以低假錢，或換以新破米，或插和沙土，或大入小出，或詭名盜支，或冒名此最為救荒之弊，即與前得人難一段相對。關領，情弊多端，弗可盡舉。朝廷有實費，而民無實惠者，皆侵漁之患也。昔王莽時，南方枯旱，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院廩之。吏盜其廩，餓死十七八。夫盜廩之弊，豈特莽時為然？自古及今，莫不然也。不

重為禁可乎。臣按大明律凡監臨主守盜倉庫錢糧者問罪刺字至四十貫者斬。問刑條例宣大榆林等處及沿海去處監臨主守盜糧二十石銀一十兩以上者問罪發邊衛永遠充軍。臣愚以為賑濟錢糧。人民生死所係。若有侵盜。其罪較之盜宣大沿邊等處錢糧者為尤大。其情尤為可惡。合無分別等第。嚴立條禁。凡侵盜賑濟錢糧。至一兩以上者。問罪刺字發附近充軍。十兩以上者。刺字發邊衛永遠充軍。至二十兩以上者。處絞。按律殺人者死。侵盜賑濟錢糧。至二十兩以上。致死飢民。不知其數。處之以死。豈為過乎。重禁如此。庶侵漁知警。飢民庶乎有濟矣。

曰禁攘盜者。蓋人有恆言。飢寒起盜心。荒年盜賊難

保必無。縱飢荒之時法令空立不得姑息姑息則奸民非為盜之人。當其缺食之昔。借于富民而

不得相率而肆劫奪者。遑遑有之。于此不禁禍亂或

繇以起。周禮荒政十二。有除盜之條。辛弃疾湖南賑

濟。嚴劫禾之令。正為是也。然處之無方。則禁之不止。

民迫于死亡。方且僥倖以延旦夕之命。豈能禁之使

不攘盜乎。臣管至泗州。適江北大飢。盜賊蠡起。臣先

賑濟次招撫。次斬捕。凡賑過飢民三千四百口。撫過飢民四百五十口。捕過撫而復叛。飢民六十口。而盜始大靖。今各處災傷重大。盜賊攘奪。難保必無。若官府賑濟未及。必作急區。處賑濟。俾不至攘奪。若賑濟已及而猶犯。是真亂法之民也。決要懲治。然不預先禁革。待其既犯。遂從而治之。是不教而殺。謂之虐也。必也嚴加禁革。攘盜者問罪。枷號爲盜者依律科斷。如有過犯。不得輕宥。如此則人知警懼而不敢犯。禍亂因可以弭矣。

曰禁閉糴者。嘗見往昔州縣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郡飢則鄰郡爲之閉糴。一縣飢則鄰縣爲之閉糴。臣按春秋之時。諸侯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念。然同盟之國。尚有恤患分災之義。秦飢晉閉之糴。春秋誅之。况今天下一家。民無爾我。均朝廷赤子。乃各私其民。遇災而不相恤。豈吾君子民之意。萬一吾境亦飢。又將糴之誰乎。是欲濟吾民而反病吾民也。謂空重爲之禁。今後災傷去處。鄰界州縣。不得輒便閉糴。敢有違者。以違制論。如此則爾我

一體有無相濟。非惟彼之缺食可資于我而已之缺食亦可資於人矣。

曰禁抑價者。蓋年歲凶荒。則米穀湧貴。嘗見為政者每嚴為禁革。使富民米穀皆平價出糶。不知富民憊吝。見其無價。必閉穀深藏。他方商賈見其無利。亦必憚入吾境。是欲利小民而適病小民也。昔范仲淹知杭州。兩浙阻飢。穀價方湧。斗計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為。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飢及米價深得市販之情。故能致其來而濟我急。白圭所謂知所增之數。于是商賈聞之。晨夕爭先恐後。且虞後者

取于者也

繼。于是米石輻集。價直遂平。今各處災傷。若抑價

有禁。參用仲淹之法。則穀價不患于騰湧。小民不患于艱食矣。

曰禁宰牛者。蓋年歲凶荒。則人民艱食。多變鬻耕牛以苟給目前。不知方春失耕。將來歲計亦旋無望。臣按問刑條例。私宰耕牛。再犯累犯者。俱發邊衛充軍。弘治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又節該欽奉 聖旨。私宰

耕牛。今後違犯的。照例治罪。每宰牛一隻。罰牛五隻。欽此。夫耕牛私宰。在平時尚有厲禁。况荒年宰殺必

多所關尤大。不爲之禁可乎。然徒爲之禁而不爲之處。彼民迫于死亡。有不顧死而苟延旦夕之命者。况充軍乎。有同類之人。父子相食而不顧者。况牛乎。謂空預爲禁處。凡民間耕牛不許鬻賣。宰殺。賣者價銀入官。殺者充軍發遣。如果貧民不能存活。欲變賣易穀。聽其赴官陳告。官令富民爲之收買。仍付牛主收養。待豐年販買。或牛主取贖。如此則牛可不殺而春耕有賴。民獲全濟。而官本不虧。臣嘗在泗州。蓋嘗行之。而已後期。今各處災傷。空勅所在官司。早爲禁處。斯可以有濟矣。

曰禁度僧者。蓋見逞時歲飢。多議度僧賑濟。不知一僧之度。只得十金之入。一僧之利。遂免一丁之差。十年免差。已勾其本。終身游手。利不可言。况又坐享田租。動以千百。富僧淫逸。多玷清規。汙人妻女。大傷王化。是謂害多于利。得不償失。事不可行。理宜深戒。嘗宋孝宗淳熙九年。勅令廣東福建帥臣。曉諭願爲僧道者。每名備米三百石。請換度牒一道。續恐米數稍多。特減五十石。臣按宋人全失中原。財賦之入已窘。

又苦于歲幣之需。一遇飢荒。故不得已而出度僧之策。然猶一僧換米三百石。其不輕易如此。今國家財賦既倍于宋。蠻夷輸貢無復歲幣。其財用既不若宋人之窘迫。乃因荒年給度。又一僧只易其十金。所獲不多。而受此不美之名。何也。故宋人之策。不可復用。度僧之事。決不可行。今各處災傷重大。恐有偶因費廣。復建此議者。所當禁也。

六三戒

曰戒遲緩者。臣聞救荒如救焚。惟速乃濟。民迫飢餓。其命已在旦夕。官司乃遲緩而不速爲之計。彼待哺之民。豈有及乎。此遲緩所當戒也。昔宋蘇軾與林希書云。朝廷原設儲備。熙寧中本路截發。及別路般來錢米。并因夫荒放稅。及虧却課利。蓋累百鉅萬。然于救荒初無分毫之益者。救之遲故也。然遲之一言。豈但熙寧一時爲然。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昔至泗州。適江北大飢。府縣九月十月賑濟。皆是虛文。而民飢死正在十一十二兩月。及至正月。而差官發銀始至。蓋亦坐遲之病也。今宜以此爲戒。嚴立約束。申戒撫

按二司府州縣各該大小賑濟官員凡申報災傷務在急速給散錢糧務要及時申報災傷與走報軍機同限失誤飢民與失誤軍機同罰如此則人人知警待哺之民庶乎有濟矣。

曰戒拘文者嘗見往時州縣賑濟動以文法為拘後患為慮部院之命未下則撫按不敢行監司之命一行則府縣不敢拂不知救荒如救焚隨便有功惟速乃濟民命懸于旦夕顧乃文法之拘欲民之無死亾不可得也。朝廷雖捐百萬之財有何補哉昔漢河

內失火延燒千家汲黯奉使往視以便宐持節發倉

廩以賑濟貧民正恐當今官府未肯身任此事先發宋洪皓秀州賑濟寧以一身易十萬

人命後聞也截留浙東綱常平米斛以賑濟仰哺之民此皆

能便宐處事不為文法所拘者也今各災傷去處宐

告戒撫按司府州縣官凡事有便于民或上司隔遠

未便得請事有妨碍者並聽便宐處置先發後聞惟

以濟事為功不得拘牽文法致誤飢民有孤朝廷

優恤元元之意則大小官員得以自遂而飢民庶乎

有濟矣。

曰戒遣使者，臣嘗見遣時各處災傷重大。朝廷必

差遣使臣分投賑濟。此固軫念元元之意。然民方飢

餓財方匱乏而王人之來迎送供億不勝勞費賑濟

反妨實惠未必及民而受其病者多矣臣愚以為各

無實濟

處撫按監司未必無可用之人顧委任之何如耳莫

若專勅撫按官負令其照依朝廷議擬成法仍

隨所在民情土俗參酌得中督責各道守巡等官分

督州縣着實舉行事完之日年稍豐稔分遣科道各

處查勘王命所在誰敢不盡心黜陟所關誰敢不

用命較之凶歉之際差官遣還徒為紛擾者萬不侔

矣

臣案古之救荒有先時預備者有臨時處置者先時

預備常平義倉社倉等法是也臨時處置如臣所陳

是也臨昔處置之方如臣所陳略盡矣先時預備之

法則未之及之也救荒不先時預備而待臨時處置

亦緩不及事矣古之聖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二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先時預備也以荒政十二聚萬

民則臨皆處置也。必二者並行。然後為聖王之政。若宋董煟救荒活民一書。可謂兼備矣。元張光大取而續增之。本朝朱熊又補其遺。世稱為完書。版刻見在南京國子監。然以臣觀之。編次無倫。觀閱不便。其間缺略不備。空礙難行。蓋亦有之。茲遇聖明博求荒政。臣愚竊欲重加編集。以進。然待哺飢民。方懸命旦夕。若待編完。不無遲誤。姑以微臣所見臨時賑濟之宜。先行具奏。俟臣從容編集完日。另行奏進。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三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編輯

宋存標子建

杜甲春端成參閱

林次崕文集

疏
 林希元

陳民便以答明詔疏
 廣東鹽法

恭惟 陛下以上聖之資。撫中興之運。即位以來。孜孜向學。汲汲求治。陛下此心。即帝堯存心于天下。

加惠于窮民之心也。即帝舜明四目，達四聰之心也。治化之成，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盛，有何難哉。夫天下之事，不便于民者亦多矣。但臣拘于職守，未暇泛論。姑以臣之職守言之。臣之職守，鹽法也。屯田也。其間利害興革之詳，固非臣旬月之間所能具悉。且以最切近者言之。乞勅該部詳擇可否，即賜施行。不惟一方軍民幸獲蘇息，而軍需國計亦未必無補矣。

鹽法采二條
屯田一條不采

計開

一、審無徵以蘇竈戶。臣按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鹽課共七萬二千四百七十六引零。該銀三萬三千六十五兩。有原額有徵者，有原額無徵者。洪武正統年間，兩經疆寇。蘇有興黃蕭養之亂，竈丁消耗遺下鹽課，無人辦納。是謂無徵。其見在竈戶，逾年煎鹽辦納鹽課。是謂有徵。無徵竈丁二萬八千四百三丁，共該鹽課二萬八千四百三引。該銀一萬三千六十五兩。有徵竈丁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丁，共該鹽課四萬四千三百五十八引。二百六十一斤。該銀二萬四

百四兩正德四年廣東巡鹽御史鮮冕奏將見在有徵鹽課寬減二分其先續逃亡無徵鹽課節行停徵嘉靖元年又蒙皇上登極恩詔蠲免五分竈戶頗獲蘇息嘉靖三年廣東鹽課提舉司因兩廣都御史督責遂將正德十六年以來停徵逃亡鹽課通行追徵竈戶家富丁多者可以支持家貧丁少者窘于賠納而因之逃竄竈丁又十去二三臣惟有丁則辦鹽丁既逃亡而鹽課責辦于見在之丁已非國家大體本欲徵滿國課而見在竈丁因之逃亡國課益

以虧折是未見其有益而反有損也又逞時民戶蛋戶見竈戶免差皆求投入鹽司今既差役不免仍舊逃歸本籍此項名鹽亦在鹽司累及見在竈戶前項鹽課追徵不完以致提舉場官因之住俸經年不得關支而邊海無知鹽民因追徵嚴急驚惶而起打奪問歾罪徒罪者紛紛不絕茲承明詔見陛下大沛蠲恩以濟兆人凡不便事件又令各衙門陳奏臣今仰體聖心俯順民情欲將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原額竈丁再行清查如果先續逃亡遺下鹽課無

人辦納。即與除豁。免得貽累。見在竈戶。其見在竈戶。若有新生。續長。鹽丁。通行查出。僉補原額。人物在天。地間。彼衰則此盛。廣東鹽丁。雖兩經兵亂。而有逃亡。臣訪得見在竈戶。人丁新生。續長。蓋亦不少。若盡查出。想亦足補原額。縱或不敷。亦無甚相遠矣。其先年投入鹽司民戶。蛋戶。後來逃歸本籍者。亦與清查除豁。毋致貽累竈戶。又按廣鹽課。雖因竈丁之消耗。原額已損于舊。邇來生齒漸繁。食鹽漸廣。各處所入軍餉銀兩。已百十倍于初。彼消此長。蓋亦互相補也。臣

廣中鹽利頗有微饒王

陽明討山寇亦奏通三○府○鹽○于○江○西○以○收○其○稅○

又查得廣東海北二提舉司鹽冊。自天順六年編造。至今六十餘年。不行改造。竈丁在冊。已故年久者。未與開豁。新生續長者。未及收入。竈丁按冊辦課。竈戶或人丁百餘。田業數頃。名鹽只納三四引。或人只一二。家無宿粟。鹽課反納四五引。苦樂不均。皆坐於冊籍。不造而按冊徵鹽也。臣愚欲將先年鹽冊。重新改造。竈丁已故年久者。通行開除。新生續長者。逐一清查收入。及竈田舊管新收開除。與民間黃冊。一般編造。向後務要照依黃冊。十年一次更造。永為定規。如

此則官府按籍督課竈戶照丁辦鹽不至于苦樂不均矣。

一蠲徭役以登國課臣按竈戶優免襍差係累朝奏行事例成化年間因民間多有通同竈戶詭計田糧圖免差役奸弊及殷實鹽戶多買民田全免科差府縣官遂將竈戶與民一般編差以致紛紛奏告屢經巡鹽御史等官各先後奏行竈戶一丁辦鹽准戶下二丁幫貼其餘僉補逃故鹽丁戶內田產每辦鹽一丁除民田一百畝不當差役其餘一體扣算當差

止令出錢顧役不許編充民快水馬站夫等差夫何近來有司不知事例輒將竈丁竈田一槩與民編當差役臣又查得廣東丁田自編徭役之外每人一丁出錢五百文田一畝出錢一十五文十年一次隨里甲正役出辦供應謂之均平錢竈丁竈田原不辦此錢近因民戶多買竈田有司因令出均平錢遂并竈丁竈田與民一般科派竈丁均平錢之外每歲又有出海守哨之差竈田每畝原科民糧三升二合又科鹽二斤八兩謂之鹽稅納于鹽司近因竈田賣入民

戶不肯復納鹽稅。亦累見在竈戶。夫竈丁每日辦鹽三斤四兩。勞苦極矣。今又與民槩編徭役。出均平錢。出海守哨。是一丁而有四差。若累下無徵鹽課。不爲之豁。是又有五差也。竈田既畝。科米三升二合。又科鹽稅二斤八兩。今又與民槩編徭役。出均平錢。是一田而有四差。若田賣而鹽稅不與之豁。是亦有五差也。鹽民何堪。臣查得洪武二十三年。廣東潮州府海陽縣小江場百夫長余必美。奏稱本場竈戶。專一辦鹽。于內有田地者。已經有司作數送納夏稅秋糧。今有司仍將竈戶編充里甲。巡欄庫子等項。鹽課難辦。欽奉。太祖高皇帝聖旨是。准他既做鹽戶。如何又着它當差雜役。欽此。今竈戶一丁辦鹽。准二丁幫貼。民田除一百畝不當差役。亦因竈戶多買民田。有碍全免。而爲此隨肯救弊之法。已非。祖宗之舊矣。而有司故違。累祖奏行事例。輒將竈丁與民一體編差。果何謂哉。今臣欲將僉事吳廷舉申明成化年間議恤竈戶事例。再行申明翻刊。發各府州縣。令其遵守。凡竈丁一丁准二丁幫貼。餘丁僉補。逃亡竈丁。

除竈田不編差外，戶內田產每辦鹽一丁，除民田一百畝，不當差役，其餘只令出錢催役，不許編充民壯水馬站夫等差。其竈丁均平錢，及出海守哨差役，亦准前例優免。竈田均平錢，查洪武年間原額優免戶內，若有續買民田，亦准前例，除一百畝准其贍竈，餘田方令與民一體出辦均平錢。若有司再行編差科擾，以致竈戶告言者，以違制論。

應詔陳言兵政疏

兵政

臣聞兵戎有國之大事，國之存亡係焉，不可不講也。國初設立一百二十衛，置于兩京，三百七十衛列于州縣，所以捍衛生民藩屏。王國也。承平日久，兵政廢弛。今衛所官軍逃亡者三分之二，存在者又孱弱不堪，用地方有事，則募民間驍勇以爲用。逞年劉賊礦賊生發，橫行中土，搏殺官軍，如同雉兔。卒收功于邊兵，與淮海之鹽徒，則今日兵之不可用也，不亦彰彰矣乎。夫衛所之兵，聽其逃亡，竭民膏血，以養無用之兵，又僱兵以爲用，則今日兵政之壞何如也。且兵非素養，則不可得其死力。臨時僱募，未免緩不及事。

又小寇或可支持。忽遇大衆，難矣。况召外兵以靖內寇，豈不啓戎心而貽後患。梟雄之士在艸莽，天下有變將起而舉大事矣。其肯受吾僱募乎。是皆隨時苟且支持目前之計，非能爲國家深長思也。孔子曰：易窮則變，變則通。本朝以兵得天下，其壞乃至于此。非窮而當變通之時乎。然自古無不敝之法，况兵凶器，其易敝也爲尤甚。救偏補弊，自古所難，况兵政之弊，其難補救也爲尤甚。如唐府兵，古今稱爲良法，然僅再世而已壞。宰相如張說不能拯，但爲一切苟

且之法，而反以基亂。宋之禁兵，當昔自謂得法，然卒以繁費困天下。宰臣如韓琦輩不能拯，王安石之變法，而亦以基亂。兵之易壞而救之難也如此。在今日亦豈易言哉。雖然，兵之難而輕變之，固足以基唐宋之亂。兵之難而不變之，亦豈今日長久之道哉。臣聞致弊必有其端，今之逃亡也有三患，其難用也有四弛。貧困也，侵漁也，遠戍也，此三患也。不揀閱也，失教訓也，用不常也，令不嚴也，此四弛也。何謂三患。一軍數口而仰斗食之糧，出廩虧減十去二三，他無營運

俯仰何資。是曰貧困之患。將率貪暴。橫肆誅求。稱貸
准折。不能自立。是曰侵漁之患。遐方遣戍。風土不安。
骨肉分離。心神飛越。遑遑未至。而先思遁。是曰遠戍
之患。何謂四弛。此一事必爲四弛之本父歿子繼。不復揀選。疲癯短少。悉入
戍行。是曰揀選之弛。武場金鼓。虛應故事。兵甲不閑。
他技自食。是曰教訓之弛。承平既久。士不知兵。遇有
征勦。官府輒募民兵。以避殺傷之罪。養兵僅如驕子。
是曰試用之弛。力戰無賞。畏怯無誅。紀律不明。人心
懈玩。是曰法令之弛。知三患。達四弛。始可與論兵矣。

按宋初制兵法。本非良。唐兵雖善。然其弊也。在于役
繁而地遠。其失策也。在于府兵不復。而張說苟且之
法行。今兵法不修。而隨時苟且。以備用。何以異于唐
哉。是故。祖宗之法。不可以遂廢。衛所之兵。不可以
不修也。然欲修之。惟在補其逃亡。汰其老弱。而其法
則去三患。振四弛。如斯而已。其事則有未易言者。按
宋人之兵。二十入籍。六十歸田。然闕額招填。人猶畏
選。今法父歿子繼。人豈樂從。聞國初籍民爲兵。有斷
指殘目。以避其役者。今欲籍民。以填缺額。豈不驚擾。

臣愚謂莫若將在營訓練民兵。取補馬額不足則募
 閒民。或餘丁以足之。亦不必盡勾原額。皆許其六十
 歸田。不許拘其子孫。願充者聽。又厚賞賜。以致之則
試如此法。即練民兵亦可。何必復假軍衛之名。
 民當有願者。定立選格。略倣太公之選騎士。宋祖之
 定兵樣。必身材幾尺。挽強弩幾石。負甲幾斤。又令兩
 兩相射。馳驅相擊。其不選者。始為下格。逃亡之兵必
 入格。方許充補。見在之兵必入格。方許存留。削退之
 兵。別選餘丁。或閒民以代之。其籍存而不去。代軍既
 退。就正戶。選補。不日則別選如前法。遠戍在外而

原籍有丁者。令所在官司查改近衛。其揀法亦如前
 法。月糧之外。時加賞賜。如宋人時支銀鞋薪水之類。
 務令俯仰有賴。不至困乏。而又月糧嚴虧減之科。將
 率重培克之罰。教訓之法。必多選武職。或良家子之
 精于武藝者為師。教以騎射戰陣之法。而因以將每
 教。不過十人。待能精熟。方許更易。教之務令周遍。略
 如兵法所謂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學戰。教
 成合之千人者。教既有成。然後操練如常。遇有征勦
 悉驅戎行。若互有殺傷。查照正德年間事例。不科主

將之罪其臨陣退縮及在逃者以軍法從事若是則三患去四弛振在伍皆精壯之兵然而猶有逃亡及孱弱不堪用者未之有也

應詔陳言將才疏

將才

臣惟我朝以武功定天下故武臣子孫咸得世襲蓋不忘其功亦漢人帶礪山河之意也其待之可謂厚矣惟此法不行故軍職多冗濫不堪且承襲之際必比試中式然後與官初試不中減半俸再試不中降從軍其與之也蓋亦甚難而不苟矣夫何承平既久法弛弊滋具文考試假手他人

本兵之官不復嚴察沿襲既久因而成風遂使官居將率不能操戈手握兵戎不能撫馭兵政于是大壞矣今天下武職僅如木偶人充布有位民間雖有斬將搃旗之才欲進無階武職平居既不能訓練軍士但喜培克疆場有事則束手飛神官府不免召民間義勇以靖之義勇靖亂有功而官府不之錄武職不**必有功或以虛名被薦或以善求得遷輒登大位是何輕重若此其失均也母亦念其先世之功白衣不得與同歟然自臣觀之此亦當今一大弊殆非帝王**

所以懲勸功罪。收拾英雄之術也。何也。頒祿本以食功。建功本以立事。國家雖優武臣。而官猶不輕與者。欲其報父祖之功。以備國家之用也。今弛祖宗之法。行姑息之政。使膏粱之子。偃然人上。兵政因之大壞。若又縱之而不爲之繩簡。則彼以官爵爲彼家故物。朝廷莫之能奪。益肆而莫之戒。緩急不可得力。國家將何所賴。故僨事而誤國者此也。陷陣擊柱屠狗掘塚之豪。常出于民間。彼其好逞喜殺之志。譬之猛虎。久不搏噬。則咆哮磨牙以洩其毒。今兵事歸之世將。而彼無所用。其好逞喜殺之志。不可畏乎。承平無事。或俛首於吾樊籠。卒然有變。有不咆哮犇躍而去者哉。今民間盜起。輒不可制。如逞時劉六劉七及閩廣累年之寇。何莫非此徒也。若不預爲之計。切恐積而之久。磨牙以洩其毒者。安保其必無哉。故泛駕而啓釁者此也。故臣愚見今天下武職。欲遵祖法以裁之。民間雄傑。欲開一途以通之。武職承襲。令府部嚴加辯驗以試。令科道嚴行監察。如或不中。查照舊例。減俸降革。不得姑息。若僱人代試。即揭其

黃若犯姦盜失機等重情則揭黃革爵民間雄傑可立千長百長職名以處之近來武弁試用亦不拘以軍賊矣俾掌州縣民兵追捕盜賊

若能立功照依武職叙遷若積効數多亦不限其所至若有韓彭奇才則不次擢用若有戡亂大功亦許承襲武職施裁抑之法不惟黜不肖崇賢能以備

國家之用且以開白衣登進之門白衣有進身之階不惟備國家之用且可以塞禍亂之源豈非制治保邦之道哉或曰武職裁抑則有失爵不敘之患民間雄傑已收之于武舉而此不亦贅乎臣曰夫所謂

軍功亦有數等如太祖太宗起事之初且未敢

輕議此外若一累功而得之亦有間矣且國朝元

功子孫今或以散官帶俸亦有流落民間者不遇

陛下興滅繼絕亦終焉而已今衛所之官豈有如誠

意伯諸臣者乎是其功固未足以垂遠况既承襲數

世朝廷報之亦已至矣若其子孫能自奮猶當許

復故物固未可遽絕之也若今之武舉於文舉蓋亦

不甚相遠均之以言取人而未嘗試孰若取人以功

而有可據之實乎且武藝或長而文不能自見者亦

何從得之也。故愚臣之法，似若可用。明主洞觀萬化之源，當必有取于堯言矣。

應詔陳言邊患疏

邊患

臣按夷狄之為中國患，其來久矣。自古英君詔辟謀臣勇將，罔不疲志經畫，然未有得上策者。誠哉難也。以漢言之，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羌。巴蜀以備西南夷，遼東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備南越，其為邊患固廣也。自是厥後，唐則北備突厥，西備吐蕃。宋則北備契丹，西備寧夏。惟二邊之患為最著。而東南之患則稀少矣。及至本朝，北則達賊，西則回賊，常為二邊之患。南則兩廣猺獞，不見帖戈。

朝廷於是三方嘗畫經界，置封關，宿重兵以鎮之。固國家長久之計也。然歷嘗既久，人心怠玩，兵政漸弛。近日之兵備，已不如曩昔。而各邊玩弛之患，則有可慮。臣請為陛下陳焉。以北邊言之，宣府大同二鎮之兵，本以備胡也。今達馬昔出沒于邊境，束手不能禦。而反賊撫臣縛主帥以為國家患。國家亦不暇胡虜之患，而反糧餉不繼，致兵變為患。此何理也。

推原其故。蓋繇內兵削弱。不足以制之。故敢狂悖至此耳。夫昔之立國者。必使內兵足以制外。外兵足以制內。內外相制。然後可以久安而無患。漢丞相司隸之子。悉出戍邊。唐關中府兵。居天下之半。宋以禁兵戍諸州。皆此意也。本朝一百二十衛。置于兩京。三百七十衛。列于府州縣。即漢唐宋之意也。而兵乃削弱何耶。兵多不精。猶無兵耳。正德年間。劉六。劉七之亂。驅京兵如羣羊。不得已。乃召邊兵以靖之。劉賊甫靖。而邊兵之禍。始于此矣。彼見京兵如是削弱也。則強梁跋扈之心生。戕撫臣。縛邊將。而無所憚。朝廷亦莫如之何。姑息不問。繇是彼志益驕。邊兵之患。遂根固而不可解矣。昔當造變之初。尚書胡瓚往治之。使經理有方。豈不足以消逆謀而靖大亂。夫何斗筭庸材。至再生變。遺患至今。其人乃漏網以去。可恨也。臣聞今之邊兵。主帥畧不能管攝。撫臣輒阿徇其意。不敢出一聲。彼猶心常蓄叛。一朝使至。輒露刃以待。使者恒因之喪膽。此與唐之藩鎮。何以異也。邊兵如此。亦幸胡運適衰。國家得享太平之福耳。萬一胡虜

陸梁侵軼邊疆。誰能制其死命。使之犯鋒鏑以禦乎。而本兵之臣。亦未聞有以為憂者。豈禦之真無策歟。抑未得其人耶。聞邊兵之跋扈。起于內兵之削弱。內兵若強。則邊兵不敢亂矣。今惟修內兵。則邊兵之亂可坐而消也。譬之人身有疾。用藥則驅之。否則但理其元氣。固其根本。久之而其疾自除矣。今京師十二團營之兵。有缺則補。時時操練。衣糧不缺。何嘗無兵也。為彈制邊兵也然市井無賴。苟取充數。揀選之法未精也。武場金鼓。祇應故事。教訓之法不實也。戰陣不經。聞賊膽寒。

常試之技不熟也。如是則兵安得而強與。安得鎮壓邊兵。使有佈心與。臣愚謂宜用臣揀選之法。以揀京兵。用臣教訓之法。以教京兵。揀選既精。教訓既熟。然後用唐人更戍之法。團營之兵。分為三番。遣戍宣大。欲練京兵。非分番出入。不可紛紛之言。使習見胡虜。經嘗戰陣。暇則耕種。率三歲而更京兵。謂京兵不可成邊者。不知勞逸之勢者也。既出。取州縣之兵。以補其缺。皆使分番出入。如此則內兵精矣。內兵既精。邊兵必聞風而怯。不敢狂悖。戍兵之患。宜莫有過于此者。屯田之法。又當與之並行也。答勾踐以區區之越。收拾於破敗之餘。生聚教訓。

猶足以強越而滅吳。况國家全盛之嘗乎。以西邊言之。甘肅三州等衛。卽漢所開斷匈奴右臂之地也。我太宗皇帝又設哈密國。蒙古赤斤罕東等衛。以爲甘肅藩蔽。爲謀何深遠也。夫何胡元之餘灰不然。脫脫之國嗣不繼。哈密之封。遂折入于吐魯番。而甘肅之藩籬失矣。弘治年間尚書許進。蓋嘗復之。豈不足以推亡固存。奈何尚書金獻民。狐鼠小夫。謬膺重寄。欺君誤國。遂使哈密之地。不可復收。祖宗千百年之貽謀。廢于一旦。豈不重可恨與。而其人乃僅得輕典。可怪也。又聞吐魯番自通貢之後。每一入貢。輒畱數十人于甘肅。今積至二千餘人矣。此其志欲何爲也。彼嘗謂瓜沙二處。係彼祖宗故地。有謀據之志。此舉可知也。不及今遣之。待數十年後。人馬益衆。則甘肅危矣。如此則不惟哈密之失。將并甘肅而失之也。夫甘肅開于漢武千餘年矣。若至我朝而失之。豈非千古之羞哉。豈惟千古貽羞。三秦之民。必無貼席之日也。而封疆之臣。亦未聞以爲憂何與。夫哈密之可復與否。論之者多矣。以臣愚見。天之所廢。誰

能興之。哈密之不可復天也。罕東赤斤二衛獨不可

培植與。罕東赤斤之勢或單弱也。野七克力小。列禿

諸戎獨不可聯結與。誠驅逐吐番。分哈密之地與二

衛。皆封為王。給以金印。使連兵以守。聯結諸戎。以為

之援。則哈密雖失。而不失甘肅之藩籬。已撤而復樹

矣。然舉事以食為先。今國家財用不裕。各處邊儲

缺乏。加之甘肅連歲不登。斗米銀二錢。此時而欲舉

事難矣。原甘肅所以歲不登者。緣其地四鄰羌胡。邇

來邊備廢弛。戎馬時擾。不得耕收。又黑河之水。陷而

低下。不能上灌田畝。所以致此。雖天時地利。亦人事

有未修也。若依臣之計。先飭兵備而修屯田之政。又

寬兩淮鹽商。使得厚利。樂輸粟于彼。則軍輸有餘裕。

而哈密之事可舉矣。以南邊言之。兩廣交界之處。深

山長林。上通荆楚。廣袤幾千里。猺獞生于其間。以射

獵為生。劫掠為業。邊民常受其害。國家置重鎮于

蒼梧。似足為生民之衛也。然嶺西諸猺。時或稍靖。府

江之猺。何嘗息毒。成化間都御史韓雍嘗征斷藤峽。

猺夷屏息者十餘年。今則悉無忌憚矣。引弩臨江。掠

皇明經世編 林次崖集 將才 平露堂

取舟楫。三司逞還。曾不少讓。官府無如之何。姑因而啖之。每舟所過。額與魚鹽。定立約束。求免剽掠。雖繡如。是。則。法。紀。蕩。然。矣。斧所經。亦攜鹽自備。是得為紀綱乎。官府所以重于攻討者。蓋林菁茂密。巖谷阻深。蠡屯鳥散。莫可踪跡。騎不得進。兵無所施。所以隱忍而就拙策也。如臣愚見。理亂民如理亂絲。理亂絲必求其緒。理亂民必求其首。絲得其緒則分。民得其首則順。况攻人必因其所短。誘人必因其所利。因其所短而求之則困。因其所利而誘之則從。困于彼則從于此。必然之理也。今

夫獐。獐之所缺者魚鹽也。何。不。因。其。所。短。而。制。之。無魚鹽一日不可得而食

也。此其所短也。其所以出掠者。以是官府所以啖之

亦以是也。如臣之計。閉府江之路。使舟楫不行。項荆

楚兩廣之兵于四面而絕其魚鹽之路。不待一年人

皆困敝。然後開歸順之門。令其頭目各率眾來歸。

朝廷賜其頭目以官爵。俾知輯其眾。賜其眾以魚鹽。

又為開互市。令商人運魚鹽于彼。與之交易。又選諸

頭目中。最為眾所服者。授之高官。以總撫之。彼其頭

目。利吾之官爵。其眾利吾之魚鹽。必欣然而定。釋戈

而至矣。從而伐林木，開道路，立宮室，教樹藝，漸理以約束。如各處長官司之例，必不煩吾兵，可坐而定矣。是謂困于彼，必從于此，得其首則從也。萬一未順而至用兵，則彼困敝之餘，豈能與一戰乎？終歸于效順耳。如臣之策，雖不中不遠也。又近日兩廣撫臣，輒召土兵以殺內寇，非策之得也。夫召土兵以殺內寇，猶召邊兵以殺劉賊也。豈不生侮啓釁？今日之邊兵，前日之思田，皆其驗也。任事者，亦徒為已目前之計，不為國家深長思爾。今宐以此為戒，非大征不得常召。但專精內兵，以禦內侮，則近患消，而遠患亦不作矣。夫此三邊，今人皆以為難，莫之敢滌指。臣獨謂可為者，天下無不可能之事，特未得其人耳。昔諸葛用叢爾之蜀，猶足以鼎立，而抗強大之吳魏。况國家全盛之業，又何三邊之患也。臣嘗披祖宗地圖，往來廉欽之墟，詢訪安南山川土俗故事，未嘗不恨三積志楊之失策，而知交趾之可復。然今以三邊之近患，而未能除，又何敢言交趾也。陛下誠用臣言，料理三邊，豈特邊患可除，將見交趾亦可圖也。

應詔陳言屯田疏

屯田

臣按屯田之法。始于漢氏。蓋取空閒之地。課人以耕。而因以戰守。於以足糧餉而省轉輸。養兵實塞之要。足國安民之計。莫先于是。三代既降。兵不出農。猶可以兼農而省坐食之費者。屯田之法是也。然古今之用。其途有二。因兵興而屯田者。若克國之金城。孔明之渭下。棗祗之許下是也。此屯田之本意也。有不因兵而屯田者。若東晉之簡流人屯田于江西。後魏籍州郡戶十之一以爲屯田是也。則無謂矣。我朝屯

田。又異于是。我

太祖既籍民爲兵。衛所遍天下。爲

此言屯操之分

養兵之費太廣也。乃引兵出野屯種。有二八三七四

數也

六之等。軍人受田。京衛猶可。其在諸州。或二十畝。或

三十畝。隨地腴瘠。多寡不同。然皆歲輸正糧十二石。

餘糧如之。正糧輸之屯所。以給本軍月糧。餘糧輸之

衛所。以給守城軍士。一軍出種。則省二人之食。四百

軍出種。則省八百人之食。此其爲謀。可謂周且密。爲

法。可謂簡且易矣。然行之未久而大壞。軍士逃亡。且

盡。田土遺失過半。其故何也。科稅太重。又撥田之初。

不問腴瘠。窪亢虛實。隔涉但欲足數。牽紐補搭。抑軍人而使之耕。加之軍士多游惰。督耕無良將。此其

法所以速壞也。今夫受田一畝。稅五升。二十畝而稅

一石。加以徭差。亦不出二石。然猶多逋負。軍人受田

如廣東二十畝。乃使輸軍士逃亡由於輸納太重此弊前人論之未詳二十四石之稅。其能堪乎。况

有腴瘠窪亢虛實。隔涉諸弊。則軍士安得不逃亡也。

軍既逃亡。則田或為豪民之所隱。或為官旗之所據。

田土安得而不失。田土既失。則稅糧安得而全徵。屯

田之壞。其故如此。後水深知其弊乃正糧不徵聽本

軍自食餘糧。復與減半。軍士或頗蘇息。然其法已壞。

不可復收矣。况以二十畝之田。而輸六石之稅。比之

民田。終然過重。故有以一分而輸二石者。有五分而

輸十石者。法亦隨時更變。卒不能守其舊也。夫軍亡

田失。官府但責稅于衛所。見在之官旗。見在之官旗

不得已。乃派之同營之軍舍。官旗軍舍有白手而輸

稅者。自夫軍亡田在。而頂種朋種佃種之名立。豪強

官舍有虛名。冒頂一人而兼數分。二十分。負租稅以

覲幸免於官者。又有軍戶尚存。田為官旗占據。或沙

水墾靡情弊多端。若夫腴瘠窪亢虛實隔涉諸弊。又
 不在此數也。屯田之弊。大率如此。弘治年間。雖嘗遣
 官查理。何嘗得其要領乎。見行條例。嘉靖詔書。雖有
 強占多占之禁。奸雄曾有所憚乎。朝廷雖遣憲臣
 督理其事。何嘗加之意乎。或曰。如子之言。則屯田之
 弊終不可清與。臣曰。何不可清。在得人耳。苟得其人。
 則志識俱到。操縱不偏。又何不可清也。夫屯田之失
 可究者。必當究其不可究者。且當已之也。屯田之失
 者。或不可究。屯田之未失者。不可不理也。可究而不

究者情。不可究而究者固。可理而不理者舛。弘治年
 間。福建清查。不量可否。但欲勾額。乃至一分之田。折
 為二三。以塞責。卒至徵租不起。幾成激變。巡按御史
 毀其籍。此失之固也。若今各處管屯官。則失之情與
 舛耳。或曰。然則今屯田之法。可復乎。臣曰。法尚通變。
 必因其時。時變可通。何必舊也。今衛所之兵。逃亡過
 半。守城且不足。况可復屯種乎。古者屯田。固以兵。畊
 亦。有以民者。若韓重華之屯振武是也。屯田之設。本
 在足食。糧苟不虧。斯已矣。何必軍乎。今或營丁頂種

朋種庶民佃種。皆不必易也。但清其弊斯已矣。是故軍亡既失之田。可究者究。不可究者姑已之。而除其稅可也。軍亡未失之田。聽軍頂種。朋種或民佃種。俱依改元之詔。一人一分或二分。不許多占可也。軍在侵占之田。則依條例追究。不以累屯丁可也。沙水坍廢之田。腴瘠窪亢虛實。隔涉諸弊。則與審實。有荒田處則撥補。否則與減稅。或除稅可也。然今之屯田。有在天下諸州者。有在西北諸邊者。緩急難易。亦各不同。諸州之屯田。猶可緩沿邊之屯田。不可緩諸州之屯田。修之也易。沿邊之屯田。修之也難。何謂有緩急。諸州屯田。本爲省兵費而設。今兵既逃亡。費亦不廣。民間賦稅亦足以供之。不至上屋。九重之憂。損國家之府庫。所以猶可緩也。沿邊屯田。本爲邊備而設。今備邊之兵。無一日可缺。各處輸邊之糧。既不至。而屯糧猶失。朝廷輒歲出戶部數十萬銀以足之。一有不至。則軍士磨礪以挺。前日之戕撫臣。縛主帥。皆以是也。且戶部之糧有限。又農穀不登。倘遇緩急。將從何糴買。此所以不可緩也。何謂有難易。州縣屯

田弊病雖多。然無掣肘不可行者。苟得人以理之。則其弊清矣。此所以易也。緣邊屯田。則有掣肘不可行者。雖得其人。未易舉手。此所以難也。何謂掣肘不可行。論邊屯之弊最為詳剴國初兵威遠振。備警甚密。胡馬不敢近邊。故屯

田可行。今邊備廢弛。胡馬時出沒于邊境。禾黍未登。場而踐蹂隨之矣。其可耕乎。國初威令素行。軍士

無敢逆命。可使耕種。今威令既失。北邊之兵拱手仰給于太倉。如索負然。一有不至。則出惡言。官府愴惶以應之。惟恐一後而變。尚可使之耕乎。各處軍士固

雖荒曠。附近之民。猶可召種。沿邊之民稀少。非若州縣可召種也。將使誰畊乎。故曰掣肘不可行者。此也。然則終不可行與。臣曰。天下何嘗有不可為之事。但當費心與力耳。夫欲修備邊之屯田。當先飭治邊之兵備。兵備既飭。然後立室廬以居耕人。立堡壘以為捍蔽。所畊之田。可畧倣經界法。建阡陌。浚溝洫。而外築長隄。樹雜木以閑之。使胡馬不得馳驅。當耕耘收護之時。可用唐人之法。常以兵護之。則屯田之政可施矣。耕種之人。可做漢晁錯唐李絳法。發京師及近

邊各處徒流充軍罪人。免其工役納贖。及民之願田者。皆復其家。不足則出京軍以充之。每人與田五十畝。無牛種田器者。官爲具。又畧從唐人之法。選民之善農者爲田正。田副。俾掌其事。待有成效。則與以官。科稅之法。亦不必緣舊。初畊之年。且不徵稅。三年後可也。宋人用助法。公田以處之。如一夫受田五十畝。則以十畝爲公田。四十畝爲私田。使并力以助畊。公田不復稅。其私田。則人有趨利之心。而樂耕種矣。俟事有成效。歲有收穫。徒流罪人。役滿願畱者聽。不留者則遣罪人。或募人以補之。邊軍願田者亦聽。如此將見不惟足糧餉。而省轉輸。兵之患。亦可漸消除矣。何也。田既有穫。邊兵必有聽募而願耕種。兵願畊種。必有所顧惜。而不敢爲亂。且耕種之民。雜處其間。亦可爲密策。使與相制。而不能爲亂。故曰。可以消邊兵之患者。此也。然臣之所陳者。亦大略耳。其間規制曲折之詳。又在乎臨時經理。非臣筆舌所能盡也。雖然。有治人無治法。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有魏相主之于內。趙充國經之于外。無患金城之屯田不可舉。有

李絳主之于内，韓重華經之于外，何患振武之屯田不可集，是故其要在乎得人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六十四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上木

杜甲春端成參閱

林次崖集

疏

林希元

獻愚計以制邊軍以禦強胡疏

選練民兵

是皆次崖為京卿以軍亂事建議討之又上處置

昨者大同軍士復叛都御史某幾被戕殺仗之堂國家

威靈即時撫定臣伏而思之此目前救急之計非

國家長久之道也。夫邊軍之作叛也。必有以致之。其亂之相襲而不已也。必有以釀之。今欲誅叛已亂。不可不求其法以處之。臣請詳之。願陛下垂聽焉。古者良將之馭兵也。不以已貴而驕人。不以獨見而違衆。其辛苦樂與士卒共之。使士感其恩而莫不愛。或有過失而刑罰加焉。使士畏其威而罔不服。故曰視卒如嬰兒。故可使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又曰十卒而殺其三者。威震于敵國。十卒而殺其一者。威振于三軍。夫士卒願死而可殺。豈有殺辱

撫臣之事哉。惟夫爲將帥撫臣。驕貴自高。其視士卒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恩不見于平時。一日欲施之以威。則士卒不服。羣呼而起。敢于殺辱而不畏。蓋亦平日之憤有待而發焉。爾寧復知有顧忌哉。如此則將帥之過也。豈專在士卒哉。故曰必有以致之者。此也。禍亂旣發之後。若別其善惡。分其首從。辨其脇從。釋其無辜。據法窮討。不少假借。庶可以懲一戒百。休邪心而息禍亂。夫何廟堂諸臣。不思遠計。只顧目前。惟事姑息。以致各軍狂卒。無畏愈驕。前後相襲。而亂

不已。都御史許銘、張文錦、呂經、總兵桂勇、李瑾相繼殺辱遼東之軍。再變，都御史劉璋、總兵馬永，幾于不免。前歲都御史翟鵬引軍欲入大同而不納，今都御史某又幾被殺，禍亂相踵，是誰使之然哉？盍求其故乎？大同之變，朝廷決意征討，是矣。然當肯之殺主將者，未必闔城之人。城外居民曾有何罪，當肯既不分善惡首從，又舉關南居民二千家而盡殺之，遂使闔城居民有罪無罪，盡力死守，以抗王師，以自救命，是誰之過與？及易總制大臣，當是之肯，煤炭道絕，城片久困，人如累卵，投生無門，使代之者能嚴叛黨之誅，辨脅從之徒，開投生之路，將見變自彼生，兵不血刃，不旬日間，罪人斯得，邊軍震栗，禍亂永永不作矣。而乃不然，使馬昇、楊林得爲變計，首惡之人仍從末減，叛軍訖無所畏，是以有遼左之變。又誰之過與？遼左之變，蓋見朝廷之兵威不振于大同，故肆然而無忌憚。執辱都御史而不顧，使當是之肯，此言亦觸時忌內外臣工皆如臣。甲曰：當討。乙亦曰：當討。慎選賢能而任之，豈不能收功桑榆，梟狂賊之首，而寒邊軍之膽，夫何本

兵大臣既事姑息。朝廷風紀之官。又從而贊之。以致狂卒生心。亂再作而禍變愈甚。及夫勘事之官。不敢往。本兵計無所出。始謀封疆之臣。爲掩襲之計。首惡雖得一二名。義不正卒。無以折服叛軍之心。故邊軍之驕氣未降。禍亂相踵。至今未已。反本窮源。又非遼東之姑息爲之與。故曰必有以釀之者。此也。邊軍之患。既相踵而未已。不及今處之。臣恐朝廷難爲朝廷。將帥難爲將帥。其禍將有不可言者。臣請陳處之之策。今各邊之兵。大同爲最悍。欲處之。當以大同

爲先前事。既往。欲追論之。則彼有辭。亦覺費事。圖之當自今日始。計大同之軍。不下六萬。歲費國家錢穀。不知幾千萬。臣聞近年以來。潛與胡騎交通。不相爲害。胡馬犯邊。其害在民。彼不相救。前年引胡虜以拒官軍。往事可驗也。况既蔑視將帥。撫臣生殺在其手。其誰能驅之入水火。冒白刃以殺胡虜乎。要之不足爲吾倚仗。今欲去之。則未能。惟當別設法以陰制之。然後從而圖之耳。管管仲相齊。作內政以寄軍令。欲欺諸侯而霸天下也。今臣作義兵。以助軍政。欲內

折驕兵而外却強虜也。按李唐之時。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卒。爲諸道最。宋真宗時。曹瑋言邊民應募爲弓弩手者。請給以閒田。仁宗時籍兩河強壯。揀爲義勇。盡鈔民丁。增廣其數。令守臣分領。以時闡習。寇至則翔集赴援。龐籍蘇軾欲團結民間弓箭社。約束爲兵。本朝大學士丘濬欲倣漢唐宋之法。于京畿之內。設立四輔。以宣府爲北輔。俾守國之北門。以

永平爲東輔。俾守松亭一帶關隘。以易州爲西輔。俾守紫荆一帶關隘。以臨清爲南輔。坐鎮閘河。而摠扼河南山東之衝。又欲將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五府八十九縣見在之丁爲兵將。原設里社制爲隊伍。領于有司。遣都督一員臨督之。使衛京師。此皆于常制之外。爲臨時救偏補弊之法也。臣歷考諸法。唐之昭義。宋之義兵之里社。皆籍人戶爲兵。本朝旣設衛所以衛州縣。各州縣又有民兵之設。今又籍民爲兵。未免重複。其法似難行。惟曹瑋龐蘇之法可用。近年

以來軍伍廢弛。兩廣福建兵戈之地。防守征勦之兵。皆募民間驍勇為之。今外而沿邊。內而畿輔。不無馳馬試劍。椎埋屠狗之徒。樂于應募。如曹瑋之弓弩手。福建泉漳之兵。素習戰鬥。如所謂弓箭社者。未必無之。若以馬隆之法。募選其堪用者為兵。寵以昭義義勇之名。就丘濬所定四輔之地。建立營衛。其兵以二萬為率。編為隊伍。選民間素有勇略者為頭目。以領之。教訓操練。皆如官軍。統于都指揮使司。俾巡撫都御史總制之。兵數不足。分州縣民兵以足之。募養之。

數。例視邊軍。依廣東之法。或追州縣民兵月糧。或用兩浙兩淮鹽課以充之。又用丘濬之法。省兩直隸河○省○勞○費○實○根○本○無○過○于○此○南山東上班防秋之兵。以其月糧給軍餉。如此則四輔之兵。皆躋健出眾。武藝軼格之士。可比山東之昭義。兩河之義勇。其視邊軍之強弱相半。不時叛亂者。相去遠矣。四輔之兵既強。則邊軍之驕氣自奪。一有跳梁。則吾有以制之。而不敢動。然後為潛消默奪之計。更調別衙門可也。罷使歸農可也。取糧餉以給四輔之兵。則官府之雇募可省也。移輔兵以補調軍之

缺則大同之軍伍可實也。胡虜聞風亦不敢長驅南下。來則有以禦之。前日之如蹈荒原無有也。如此則不但內制邊軍。又可外禦強虜。為今之計。莫有先于此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所謂當求其法以處之者此也。臣誠愚昧不知。國家深謀遠計。然皇恩未報。一得之見。義不容默。故敢以獻。願聖明採擇焉。

遼東兵變疏

處遼東兵變

次崖既以大同軍變建議與大臣不合至是又力。臣聞人臣有出力以定邦國之是而不係乎疏與戚
爭當討竟得罪左官欽州
 犯忌諱以決天下之大計而不顧乎利與害。明主

所當虛納深登。不可以泛然視者。臣希元是也。臣所謂國是大計。今日遼東之變是已。夫遼東之變。蓋自大同了事之日。臣已知其有今矣。豈特遼東沿邊諸鎮以及天下。皆將為遼東也。何也。大同犯卒敢行稱亂。朝廷合三鎮之兵攻之。半年不能克。而卒苟且了事。雖得首惡數十人。桀惡如馬昇楊林者。卒莫如何。反仗其力以了事。諸鎮奸雄必謂朝廷果無能為。輕侮之心起于此矣。一有觸發。則奮攘而起。事勢固然。今之遼東是也。不然都御史或有不當。亦是常

事五十畝官田。殊無大故。何至縛執窘辱。犯順干紀之若是。豈非侮朝廷乎。遼東之難未已。廣寧之變繼起而益甚焉。聞呂經被辱。無所不至。皆非人力所可受。要不如一歿之為快。呂經何足惜。所可惜者朝廷耳。聞兵部差官。亦被囚繫。迹其狂悖。雖大同未有如是之甚者。臣意本兵大臣。安與國同憂。為國討賊。使姦謀以折禍亂不生。然後為忠于人國也。如今所處。宛轉支吾。終屬姑息。叛卒之志。不殺而益驕。朝廷威令。不振而益削。臺諫交章。而若罔聞。邊

聲日急。而不以入告。臣不知何說也。臣揣其意。不過

苟且彌縫。圖目前之安耳。夫圖目前之安。而忽社

稷之至計。貽將來之大患。此不忠之大。何也。天下之

都御史一也。此而可辱。孰不可辱。天下之軍一也。此

而可叛。孰不可叛。且遼東之作變。以查揆官田也。而

出于都指揮之呈請。必是法所當問也。在各邊諸軍

事。豈無當問如遼東者乎。亦將作變乎。其勢將使天

下官田。聽其匿占。天下諸軍。聽其不法。皆無人敢問

朝廷法令。不行于諸軍。都御史擁虛器于上。而亦不

此言法之所當問。非都御史之激。

變故其罪尤不可赦也。

必設矣。國家體統。天下事勢。不知將何如。故曰圖目前之安。忽社稷之至計。貽將來之大患者此也。今之所以重于舉事者。亦有懲于大同之役。謂叛卒終不可克耳。此大非也。夫大同之事。非叛卒終不可克。乃制帥之誤。陛下也。何也。攻城下策。兵家謂之不得已。故古之善攻者。必運智出奇。使敵不知其所守。然後可以得志。故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又曰。伐人之國而不攻。取人之國而不毀。昔呂蒙伏兵白衣搖櫓。以取關羽。李愬雪夜入蔡州。以擒吳元濟。

此善攻也。卻永之攻大同也。奇策不聞。即其行兵。反以固彼人之志。俾併力致死。以抗我師。如殺南關居民一節。尤其首害事者。晉樂毅旬月之間。下齊七十二城。三年不能得志於守死之即墨。况劉卻能得志于大同乎。此劉源清卻永之誤。陛下也。劉卻已矣。使代之者當軍帥新更之始。正城中久困。衆心易慮之時。若能如裴度之誓不與賊俱生。丹需旬月。相機制勝。豈不可收桑榆之功。乃不運一籌。以因人成事。僉謀未定。遽撤我兵。使九仞之功。虧于一簣。朝廷

討賊大義不明于天下。姑息之政已成。遂啓今日之禍。此張瓚之誤。陛下也。陛下不悟三臣之誤。謂叛卒果不可克。今日遼東之變。又從而再誤焉。國威大損。後患將成。此臣所以憤憤不能自己。而有言也。今遣大臣往彼查勘。臣觀叛卒之意。欲朝廷不問。直赦其罪耳。必欲推究事由。坐以笞扑薄罰。彼猶不受。况重于此者乎。臣度今日事勢。決在于用兵。舍用兵而苟且彌縫。以求息事。臣見彼如驕子。愈養愈驕。將無所不至。四方效尤。乘間而動。將來愈難收拾。

其機皆在于今之一舉。誠不可不慎也。然向方不得志于大同。今又欲快心于遼東。大同失事之臣尚在。又欲得人以為用。此不惟陛下疑之。雖舉朝臣工亦疑之。非惟舉朝臣工疑之。雖臣亦疑之也。然臣有以解陛下之疑者。請言之。夫大同之不克。明為三臣之所誤耳。使有如呂蒙李愬其人。豈至于是。因匪人之誤事。遂疑叛卒之難克。此不察之過。亦未有以啓陛下者。臣聞宣府延綏大同之兵。尚可徵調。其間將佐尚有可用者。如不可調焉。用養彼為哉。且堂

堂天下。豈患無兵。然則古人以一旅而復國者何也。自古雖極削弱之國。若能自立。猶可以得志。如漢蜀之于曹魏。東晉之于苻秦。可見也。况國家全盛之力。而當區區仰給于我之叛卒。有何難乎。要惟在于得人耳。臣又聞遼東事體。與大同異。大同北臨強虜。為我捍蔽。大同受攻。或誘強虜以自解。遼東塞外之夷。如朶顏諸衛。皆我臣屬。必不黨彼讐我。又地形隔絕。必不能越遼東數千里而為我患。此其大異也。又遼東二十五衛所。不輸斗糧尺帛於我。而歲費朝

廷八十萬。且其塞外之夷。歲仰器用賞賜于我。吾絕遼東不與通。東夷失利。必怨望而為彼患。彼不能一日安。其勢終必服屬於我。此其異也。夫遼東事體。既異大同。今日事勢。又不容已。此臣所以斷今日之計。決于用兵也。至于用兵之事。其間軍馬錢糧。指揮調度。節目固多。然其要在人主剛斷于上。以耐心行之。慎擇制帥。而委權于彼。吾不遙制。則綱舉而目自張矣。凡此蔡功。惟斷乃成。言能斷也。高宗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言能耐也。丈人吉无咎。長子帥師。言

擇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言委權也。率是行之。而事有不濟者。臣未之覩也。

欽州復屯田疏

欽州屯田

照得本州官民糧米原額二千九百二十八石六斗零。除無徵停徵實在只有二千四百九十九石。每年除解京解司發常平永豐倉以給本州官吏師生及千戶所官軍俸糧只得二千八十石。僅敷半年之食。尚欠糧一千八百石。例撥在外州縣以足之。當其遠處尚必踰年然後至。官軍欠糧每四月以爲常。臣始

入州境陸行三日始抵州城。見平原曠野。一望洋高可種黍。下可種稻。皆爲荒陂。成田者十僅一二。所種之田。只水稻一種。黍稷麻麥俱無。其地又半沒荒草。禾稻十不七八。詢之耕民。皆不糞不耘。撒種于地。仰成于天。然猶畝收三四石。蓋其地極膏腴也。數歲力薄則易其處。又數歲而復之。故蕪田常少。荒田常多。要皆土廣人稀之故也。臣卽差官各處踏勘。閑荒田土。附近城郭去處。則自爲勘量。已得田一百頃。但本州僻處一方。生意微薄。少有流民。其土居無糧人

戶又怕差役。其于佃耕人田。不肯承種官田。以此無可招種。照得本州洪武年間。設立屯田六十二頃。坐落城東廂新立鄉靈山縣下東鄉等處。撥欽州千戶所百戶二員。領軍出種。宣德年間。始罷田歸有司。給民耕種。辦納糧差。今查前項屯田。民間耕者固有。廢為荒地者尚多。况各處拋荒田土無數。又不必原田之拘也。但承種之人。當議處耳。臣按本朝屯田之法。今已廢壞。軍士逃亡過半。耕種之人。多非本軍。皆民承佃。臣欲因今之法。參用之古。將勘過荒閒田地。

及原廢未墾屯田。招人耕種。不拘軍餘客居。及無糧人戶。但願承田者。悉與之人。給田三十畝。依欽州下則官田則例。畝科米一斗七升。一人該米五石一斗。仍撥田十畝。與為宅舍。不科其稅。十人為一甲。甲有頭。五甲為一屯。屯有總。一屯種田一十五頃。共田二十頃。該米二百五十五石。一屯設屯老一名。專理其事。給田四十畝。用酬其勞。不任其稅。五屯之田。計一百頃八十畝。督責耕種。徵收稅糧。則屯老責之屯總。屯總責之甲頭。甲頭責之屯丁。以本州判掌之。而

總督于知州無牛種者給與牛種。今查荒田一百頃八十畝，可作五屯，歲可得糧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只招得軍餘朱鏞馮寧等六十人，客居及無糧人戶廖達章料記等六十人，尚欠八十人，方足四屯之田。查得本州額設民快一百八十名，除守庫守監守城追捕巡捕一百名，可撥八十名于附近新立二鄉屯種，以足四屯之數。令春夏在屯耕種，秋成之後，赴州操練。尚田一屯，缺人耕種。臣查得欽州千戶廝歲撥軍一百名，分上下班出海巡哨，常在孟涌海口駐劄。下

班之軍，月辦銀三錢，以備該所公用。臣欲於附近孟涌茶山水隆等處撥田二十頃，令二軍朋種田一分。隨班上下更迭耕作，軍一百名，可種田五十分，以足一屯督耕徵糧，俱如民屯之法。主之備倭官，本州亦得督責之。一軍月減米五斗，軍一百名，月減米五十石，歲減米六百石，屯糧減米，二者通計，一年可得糧一千八百七十五石，如此則不待取撥于外，官軍之食可足矣。以軍餘客居無糧人戶屯田，即東晉簡流民屯田于江西。後魏籍州郡人戶十之一屯田之遺

意也。以民快屯田，卽唐府兵無事則耕，有事則戰之遺意也。以哨軍屯田，卽漢人屯田燉煌之中，且耕且戰之遺意也。愚臣之法，似若可行，然此法也。軍餘客條列利害深見人情不似一槩駭民者戶則利，軍官糧戶則不利，民快則利，官軍則不利，何也。各處軍田數多，軍餘客戶欲種而不得，一與之田，人皆樂受。故利，官軍弗得餘丁差使，糧戶弗得多占荒田，更易耕種。故不利。民快苦于雜差，種田可以自逸，而租易輸。故利。哨軍習于安佚，今使耕田，而又減糧，故不利。知其利害，不爲所搖，則法行矣。

陳愚見贊廟謨以討安南疏

討安南

臣按安南久闕職貢，陛下赫然斯怒，廷臣遂議征伐，此誠帝王統馭華夷之大畧也。臣待罪欽州，接壤安南，彼中事情略知一二，不敢不言以負陛下也。請一一陳之。臣自到州以來，再三體勘，安南自正德十年，黎調通貢，遂爲其臣陳暲所殺，其臣莫登庸爲主，登庸謀篡位，黎諱奔據廣南，登庸以其幼子冒姓黎氏，權國事，已而自取之。安南至是國分爲三，而

莫氏特大。黎氏播越南海。阻于登庸。欲貢而不得。登庸攘人之國。身負篡逆。欲貢而不敢。陳氏竊據偏方。勢力卑弱。欲貢而不能。安南久不入貢。職此故也。登庸篡據。二氏分爭。國人未服。正欲求貢乞封。以定其位。而莫爲之主。嘉靖五年。嘗以千金求通貢于本州判官唐清。事發。問罪。監故按察司獄。臣前過廣西。聞莫登庸求通貢于兩廣軍門。稱黎氏已亡。國人推已。見在左江道查勘未報。則今之遣使。正其所欲。計必仍飾前辭以相欺。勅使至彼。所按所問。皆其臣下。誰

敢以實告。使者無由察。因之而回奏。朝廷無由察。因之而與封。是萬里遣使。祇成其篡據之謀。不可之大者也。臣見諸臣會議。要見見今篡主奪國罪人姓名。選將整兵。待報而發。臣仰見 陛下明並日月。威震雷霆。不肯少假借于叛賊也。今勅使往勘。果登庸狡猾。如臣所料。豈不誤大事。此臣所以不能已而有言者也。臣見兵部會議。遣將命師。整兵積糧。俱已處分。無容別議。事情未盡者。臣請陳之。夫事無微而可畧。敵無小而可忽。今于安南。若只責其入貢。此可不煩

此二言已定後來征南之局

兵而定。必欲正其叛逆之罪。則登庸雖小。未可忽也。何也。彼自篡逆以來。北難于陳氏。南怨于殘黎。身經百戰。其歷患也多。其用智也熟。非少年未經事者比。其不可忽一也。二十年間。我雖未嘗覬覦于彼。彼之隄防于我者。無所不至。觀其篡立未幾。卽禪位於子福海。自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故居。去其國七程。去欽州五程。登庸居此。蓋備我耳。觀其所居。宿兵萬人。又欄海樹木。以止舟師。其意可見也。聞永樂中。征進用兵八十萬。謀臣猛將。皆靖難百戰之餘。以太山壓卵之勢臨之。雖所向無敵。然猶大小數十戰。今之兵力孰如往昔。大將副叅遊擊而下。如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豐城侯李彬者。有幾。未可忽者二也。古之用兵安南者。不患其難勝。惟患其難久。蓋其山川隔遠。風氣殊別。瘴癘時興。非人至彼。不習水土。逞逞不能久而引去。如宋人之討李乾德。元人之討陳日烜。皆以是也。今兵馬錢糧。皆爲二年之計。若將帥盡用北人。恐水土不習。不能久駐。雖有二年之食。將無所用。未免徒勞而無功。此當慮也。又貴州四川道途隔遠。

○非。但。備。我。亦。欲。以。其。近。我。自。通。於。中。國。耳。
○福海。自居都齋。都齋者。莫氏故居。去其國七程。去欽州五程。登庸居此。蓋備我耳。觀其所居。宿兵萬人。又欄海樹木。以止舟師。其意可見也。聞永樂中。征進用兵八十萬。謀臣猛將。皆靖難百戰之餘。以太山壓卵之勢臨之。雖所向無敵。然猶大小數十戰。今之兵力孰如往昔。大將副叅遊擊而下。如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豐城侯李彬者。有幾。未可忽者二也。古之用兵安南者。不患其難勝。惟患其難久。蓋其山川隔遠。風氣殊別。瘴癘時興。非人至彼。不習水土。逞逞不能久而引去。如宋人之討李乾德。元人之討陳日烜。皆以是也。今兵馬錢糧。皆爲二年之計。若將帥盡用北人。恐水土不習。不能久駐。雖有二年之食。將無所用。未免徒勞而無功。此當慮也。又貴州四川道途隔遠。

江西雖近。人不習戰。安南所憚。惟湖廣鈞刀手。廣西狼兵。福建白船。廣東黑船。四處土兵爾。方今良將。臣不能盡知。如遼東總兵馬永。廣西叅將沈希儀。浙江都指揮湯慶。亦一時之傑也。古之名將。或起于屠釣。或拔于卒伍。今專任世將。民間雖有孫吳韓岳之才。亦無由進。設法收之。亦足備今日之用。夫兵務精不務多。若湖廣廣東廣西福建四省之兵。各選精銳二萬人。亦可以當八十萬之強兵。若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多方搜訪。不拘一途。得如馬永沈希儀湯慶

者數十人。亦可以方靖難之諸將。聞永樂中。入安南之路有二。一自雲南。一自廣西。今使雲南之兵。自蒙自縣入以攻其右。廣西之兵。自憑祥州入以攻其背。湖廣之兵。自七源州入以攻其右。福建之兵。由海道抵僞都以取福海。廣東之兵。由海道抵都齋以取登庸。使四面受敵。父子形隔。可不戰而下也。登庸既下。黎諲陳昇。可傳檄而定矣。大將副叅遊擊橫海而下。皆須習南方水土者。方可久駐。四川江西。只令出錢糧以給軍餉。貴州則錢糧亦可免之。用兵之策。如臣

所陳亦畧盡矣。征伐之議。尚有一二三其說者。臣請陳之。有謂安南外夷。不可治以中國之治。不宐征伐。舉洪武宣德間處安南事以爲證。此一說也。有謂登庸之業已成。可因而與之。舉洪武中處朝鮮李成桂之事以爲證。此一說也。有謂登庸篡逆。義不可與。討之則疲敝中國。宐聲其罪而絕之。使四夷聞之。皆知叛逆不軌者。在所必絕。此一說也。有謂北虜猖獗。寇在門庭。安南篡逆。遠在荒服。先破吉囊。然後詔諭安南。可傳檄而定。安南之伐。宐且緩之。此一說也。有謂宐

與兵致討。聲莫登庸之罪而誅之。召還黎譔以主其國。定其位而去之。此一說也。愚臣之見。皆異于是。按安南與南海珠崖同入職方。漢晉隋唐皆爲郡縣。欽州乃其屬郡。地志可攷。姜公輔生于愛州。與曲江張九齡相望而起。爲唐名相。則其風聲文物。固不異于中國也。至趙宋始失之。我太宗皇帝始復故物。至宣廟復失之。乃中國之陷于夷狄。非夷狄也。祖訓所以不征者。蓋陳日燿首先歸順。當時未有其幾。非夷之也。臣考黎利之勢。不大于徵側。漢光武弃西域

而不弃交趾。其不以夷狄視之可見也。二楊棄交之議。本昔漢棄珠厓爲辭。然珠厓卒爲郡縣。今名臣碩輔相繼而出。則其說之無據可見也。是不伐之說非也。登庸篡逆之賊。若因其業已成而與之。如國法何。且黎氏尚在。臣訪其所居。雖僅四府。然地廣而兵強。國富而民輔。尚足以拒莫。今與登庸。則置黎于何地。萬一黎諛效陳添平故事。請闕請封。將何以待之。洪武中處李成桂。蓋本朝受命之初。朝鮮獨後至。又其昔王氏已絕。非若今黎氏尚在。故姑與之。其事

不同。難以例論。且堂堂天朝。豈利土物。萬里遣使。不能正其罪。而反成其奸。非所以重中國服四夷而示後世也。是與之之說非也。旣爲藩臣。而受其職貢。則其國治亂。亦當理之。今也逆臣篡據。邦國分崩。旣遣使臨問。而得其情。乃絕之而不理。非所以伸王法。尊中國而威四夷也。夫所謂疲敝中國者。謂其地絕遠。得之不足以富國。若鄯善車師之于漢。光武絕之是也。安南接壤兩廣。鷄犬相聞。其地土沃而民富。象牙翡翠香藥之利。被于上國。得其地正足以富國。猶勝

于今之貴州廣西非敵中國以事遠夷也。是絕之之說非也。言囊安南譬之人身。安南一指之屈。吉囊瘡

征南之舉正謂其國

疥之患也。瘡疥之患時時可治。屈指之患。惟一過客

內亂可以因勢定之。若緩之則彼固已安難動搖。

能伸之。只在一時。必專伸指而兼疥決不先疥而後

矣。

指此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是緩之之說非也。安南之

初請封者以陳氏。國朝之所封者亦陳氏。黎利中

藏狡詐。冒有封國。則安南非黎氏有也。當時未見討

因而與之。其事未明。其罪未正。所恨無其機耳。今其

強臣效尤。黎氏失國。天道好還。事有其機。乃欲取國

以還黎氏。豈但逆天。實自失機會也。是定黎之說亦

非也。以臣觀之。今之安南當討者三。當取者二。可取

者四。中國禮法之宗。四夷所視以為表則也。登庸篡

逆。禮法之所不容。當討一也。四夷視此以為輕重。當

討二也。國朝初棄交趾之豈。安南因而侵本州。如昔

瞻浪四崗之地。置新安州。聞其民衣冠言語。常有反

本之思。彼國執迷怙終。未有悔過之念。宜乘此時。聲

其罪責之。使之改正。當討三也。安南本中國故地。自

分國以來。驅我衣冠之民。斷髮跣足。而為夷狄之俗。

林次崖集 討安南 平露堂

管仲之所必匡。春秋之所謹。當取一也。黎氏得之不義。登庸襲其故智。二者俱不當得。當取二也。彼自分國以來。年歷六百。人更五姓。國祚雖易。疆土不分。而今乃分裂天意。似可推而知也。可取一也。聞登庸勢雖已成。其大臣猶多未附。皆與婚姻。以結其意。今三姓分爭。人心疑惑。皆願歸。本朝登庸亦朝夕凜凜。思王師之日至。散千金以收國人。似有望風送款之意。可取二也。安南既分。勢難復合。三者相持。決不相讓。彼此俱大。必自甘心。是天道有好還之會。交趾有

混一之機。可取三也。五六年間。邊民覬覦而動。如趙盤韋緣廣者四五起。屢請興兵。官府莫之聽。雖歲殺數十人。猶不能止。若得明旨指揮。數萬精兵。旦夕可集。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可取四也。夫其當討者如此。當取者如此。可取者又如此。是誠千載一時也。臣聞佳會難逢。良肯不再。鷸蚌相持。漁人之利。今之安南。所謂鷸蚌之勢。中國之利。天與我以時也。願陛下與廷臣計議。務求至一之論。不惑二三之說。兼采微臣之策。勿專已成之議。詳審使者之奏。勿爲登庸所

欺。則天時可乘。大功可奏。一方之民。可免于被髮左衽。陛下之盛德大業。光昭祖宗而垂後世矣。

走報夷情請急處兵以討安南疏

討安南

安南不庭。往者

朝廷差官往勸。命將討罪。臣已將

彼中事情。征討事宜。具奏去後。茲復有所聞。臣不容

默。請一一為

陛下陳之。臣節據時羅都生。負黃洪

謀者黃禮等報。一安南嘉靖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海嘯水沒。王城崩。城墻一面。人民死者二萬有餘。牛

羊無數。此天將亡安南之兆也。一莫登庸嘉靖十六

年六月。聞

朝廷欲討罪。立其子莫福海之子莫福

源為偽太孫。欲以今春嗣位。莫福海出守于外。赦民

間徭役三年。此知人心不附。父祖子孫。分守境土。以

自固。又因之以收人心也。一莫登庸聞

朝廷欲討

罪于其國。永安萬寧等州縣。選民年二十至四十者

各五十人。赴國都教練。此欲為防禦之計也。臣考永

樂中交趾布政司州縣一百二十九。每州縣選五十。

不過七千人耳。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十月。差人由

海上至廉州府合浦縣地方。被哨海官兵獲得一名

杜文莊供稱莫登庸差來察探事情。此欲觀我之動靜也。一莫登庸嘉靖十六年六月間。朝廷欲討罪。隨于八月領兵三萬攻黎寧。戰敗死者一萬。殺死大臣四人。此莫登庸詐稱黎氏已絕。嘗以是求封。一聞朝廷查貢討罪。急欲滅黎氏以飾詐。不知反自禍也。一嘉靖十六年。臣撥守上扶隆營。旗軍武漢等。獲送歸正人黃伯銀到州。其來歸本末具在別奏。臣因審莫登庸兵馬強弱。供稱安南法。每州縣歲取年二十上下者二十人。分撥各處防守。因連年與黎家相攻。

嘉靖十五年。死者六百人。十六年。死者一萬人。丁壯不足。故選及年四十者五十人。以此觀之。莫登庸虛實。具可見也。臣按安南僻處一方。考其土地人民。猶不能當吾廣東一省。接壤吾境。又非若朝鮮有崇山大海之限隔。漢晉隋唐。皆為郡縣。因五季之亂而失之。宋人所以不能復者。蓋其創業之初。武業已不競。燕雲近在門庭。尚不能復。況能遠及交趾乎。本朝所以既得而復失者。蓋平定之後。遽掣三帥之兵。不若雲南之留重鎮。又各處防守官軍。苟簡廢弛。加之

賊殘黨未盡除。新附之人心未固而易動。當時鎮守

觀交藩集所載可見

刑部尚書黃福。知有後患。已預言之。管珠崖新附。漢
光武初造。猶不能保其無變。况安南乎。以此觀之。乃
人謀之不臧。非交趾終不可守也。今其賊臣割據。土
宇分崩。日動干戈。鴈蚌相持。生民糜爛而無主。地道
不寧而告變。如黃金廣等。往以勅書招之。而不至。今
其孫不招而自來。海嘯崩城殺人。又亘古所無者。天
意人心可知也。且以數郡之民。父子祖孫分據。而三
君。僕億頻繁。而戰鬪不已。其勢豈能久存。今傾一國

之兵。以戰破敗之殘黎。不能勝而屢敗。至覆大師與
大將。則登庸人心不與。兵力不振。覆亡之勢。已見于
此矣。臣細審黃伯銀。若王師入境。皆僉后稽首之民。
其間必有倒戈俘賊以獻者。莫登庸既不競。陳昇聞
已亡。黎氏似亦當替。以臣觀之。安南一塊之土。終無
獨立之理。其勢必折而入中國。是誠天道好還。夷運
將終。交趾復合之時。皇天眷祐我明。將全我以金
甌之業也。可謂萬世一肯矣。或者以今財力方屈。爲
疑。臣熟計安南之兵。不過二十萬。二年之食。所費銀

不過一百六十萬兩。糧四百萬石。豈以天下之大。不能辦此。如臣所處。又有不全取之官與民。而可以足兵食者。况既得安南。所入又豈止于此哉。若以用兵言之。自古用兵安南者。無有不勝。惟巧于逃遁。以延我師。非人至彼。不習水土。徃徃不能久而引去。此安南之長技。所以待我者此也。如漢馬援征交趾。女子徵側逃入金谿穴中。二年然後。可陳日烜。屢逃

海港。三年不能得。本朝永樂中。討黎季犛。陳季擴。輒逃海島。二年然後得。往事可驗也。今莫登庸造舟都

齋寔踵日烜。犛擴故智。臣節奉 聖旨。安南叛亂已

有旨征討。占城國乃其鄰壤。宜勅其國王整兵把截。勿令犛逸。 聖神料敵。遠中機宜。真明見萬里之外者矣。臣愚竊謂防之于鄰境。尤當防之于門庭。防之門庭。則海上之兵爲最急。海上之兵。則福建漳泉爲上。廣東東莞南頭次之。然湖廣廣西雲南土兵。俱有頭目總領。福建廣東之兵。俱散在民間。素無頭目總領。若領于州縣之官。則舟楫風濤。非其所習。又技不相知。情不相得。彼固不肯爲此用。此亦不能用之。臣

愚謂可就其中擇有智勇爲衆所推服者假以土指
揮千戶之名使統領其衆各自爲戰如能屢立奇功
就使卽真與武職一體陞賞無功可錄者事罷照舊
爲民如此則人必致死以立奇功其下亦必致死以
爲之用或謂名器不可輕與人非也昔漢高祖時陳
豨反令周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高帝嫚罵
曰豎子能將乎四人慙伏地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
諫曰封此何功高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
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惟獨邯鄲

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今安
南之地尺寸非吾有而海上之兵未有將者又何愛
土指揮千百戶之虛名不駕馭英傑濟吾事乎然此
一節也又以大體言之向者大號渙頒聲罪致討
命將出師大將副叅游擊總餉紀功等官俱已差點
續奉明旨暫且停止令雲南兩廣撫鎮官隨宐撫
勦臣愚謂往者此間兵糧未備若王師卒至輕進不
可王師久頓非兵之利也明旨緩師可謂得勝算
矣然欲倚此成功臣恐未必能何也當此事未舉之

先形迹未露。令兩廣雲南撫鎮圖之。沉機密謀。定而速發。使彼不暇爲謀。則可以得志。今形迹已露。聲息已聞于外夷。我兵未集。彼備已深。忽焉中變。彼謂朝廷不急于此。必有相易之心。彼民未知。朝廷意向。必不敢輕去逆賊。歸屬于我。此一慮也。又兩撫之兵。事權不一。彼此或不相應。恐誤大事。如宋討黎桓。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乃頓兵不進。宋禦金師。宣撫令進兵。樞府一面令退軍。此事權不一之驗也。臣按今西北二邊。撫鎮俱有大臣一員爲總制。今安

南之事。又非西北二邊常肯寇掠之虜比也。宜照二邊事例。置總制大臣一員。庶事權歸一。大事不誤。大功可成。又兩撫之兵。大將出于膏粱之餘。恐未必能任大事。將佐則副叅都司指揮千百戶之輩耳。此何足以懾服遠夷。故臣愚謂宜遵照前旨。大將命于朝。必擇素有聞望爲衆所推服者。副參遊擊而下。令兩廣雲南撫鎮擇所屬武職素有才望。如沈希儀者充之。福建廣東海上之兵。宜添置橫海將軍各一員。以海上備倭指揮素有才望如湯慶者充之。行兵以食

爲先。總餉大臣自不可少。紀功科道所以覈功實。驗
勇怯。鼓人心。作士氣。尤爲緊要。臣前奏欲五道進兵。
今計實三路耳。宐改七源州之兵。從欽州進。海上二
支之兵。與欽州爲一路。臣攷漢史。馬援征交趾。軍至
合浦。詔令并領樓船將軍段志之兵。以進。蓋水陸並
進也。二路進兵。宐各遣紀功官二員。臣復有獻焉。行
兵所至。納降爲先。安南人心。旣屬在本朝。可因而導
之。宐明立賞格。其國羣臣百姓。有能執莫登庸父子
以獻者。封以侯伯。以府降者。授以指揮。以州降者。授
以千戶。以縣降者。授以百戶。若莫賊繫頸自歸。亦待
以不死。仍量與官職。則人心嚮應。賊膽自寒。兵不血
刃。而大功可成矣。

條上征南方略疏

征安南

臣按安南莫方瀛上表乞降。陛下不即聽信。復
命大臣前往查勘。臣已將納降事。宐具本上奏。萬一
納降不成。其勢必至于用兵。其用兵方略。臣請陳之。
願陛下采擇焉。夫方瀛之父登庸。起自蛋戶。習于
舟楫。家住都齋。其地濱海。爛涯十餘里。舟楫不得泊。

西北至龍編王城。七程而阻七水。車馬不能進。逆庸恃以爲固。中樹木爲城。僞封其黨七人爲公。環之于外。號七公府。於海上新興社建立兵府。有衆約二萬。專習水戰。又于塗山置州。枝封縣置兵。俱爲藩蔽。逆庸嘗與其黨計。王城可慮。都齋不必慮。若天兵南下。王城不支。則舉國以奔都齋。都齋不支。則舉國以奔海上。則都齋者莫氏所倚以爲命。謂金城湯池之固。言莫如之何者也。臣愚則謂善征者攻其所恃。則其餘不攻而自破。昔唐百濟故將福信據周留城以

叛。劉仁愿不能支。高宗命劉仁軌將兵擊之。諸將以加麻城水陸之衝。欲先克之。仁軌謂周留虜之巢穴。若克周留。諸城自下。于是水陸並進。遂拔周留。用此

觀其所言行兵次第亦有仇略

道也。臣愚欲以東筦瓊海之兵助占城。使出兵擊其南。截其奔路。以福建之兵由海道出枝封。使湖廣之兵出欽州與之合。以攻都齋。覆其巢穴。以廣西之兵出憑祥。使雲南之兵出蒙自。與之合。以攻龍編。拔其根本。龍編受攻。莫方瀛必奔都齋。北兵南驅。南兵北截。東兵內擊。大兵四合。莫氏父子可一鼓而擒也。然

五路之兵必齊心協力彼此相應然後足以有濟伏願陛下特以是戒敕諸臣俾無攜貳前歲安南事動莫登庸使其子莫方瀛領兵備蒙自使其孫莫福源領兵備憑祥而自至萬寧備欽州蓋逆庸知人心內離不敢倚托以父祖子孫自為備而登庸獨備欽州蓋所慮在欽也負之語以是觀之則其勢亦甚孤故臣欲以五路合攻先破都齋奪其所恃者此也若夫用兵之要用人為先選兵次之理財又次之何謂用人為先夫欲建非常之功必得非常之人而用非常之人非可以常格拘也昔漢高祖以蕭何之薦知韓信之賢拔之卒伍之中授以上將之位遂定三秦摧強項以成漢業唐劉仁軌坐罪白衣從軍及討百濟以為帶方州刺史遂拔周留走王豐定百濟此皆不以常格而用之也邇者安南事動臣見吏兵二部推用將佐協贊等官只于常資內推選類皆白面書生聞談兵而膽寒色變惟恐其事之成此安可與共事哉夫才兼文武自古所難此等之人蓋多有之非其才之不足乃胆怯顧萬全故也臣見多有吏事號稱精絕臨寇閉門束手無策者求將才于常格中胡可得哉人有

林次崖集 征安南 平

利于前而鈍于後者非其賢否。頃異志有壯老焉耳。昔田單起于步卒。旬月之間以莒墨二邑復齊七十。二城後以齊國之衆。攻狄三年不下。魯仲連謂其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于澠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弗克。臣愚謂今之勲臣。亦田單之流耳。其難用固也。若不拘常格。軍民職官。民間豪傑。有智勇如韓信。劉仁軌者。用以爲大將。副叅遊擊等職。福建廣東海兵頭目。如臣前奏。假以指揮千百戶職銜。彼受非常之遇。當必有奮發以立功名者。何患大功不成哉。故曰用人爲先者此也。何謂選兵次之。夫兵務精不務多。兵若精選。一可當百。兵不選精。百不當一。六韜曰。有冒刃之士。有陷陳之士。有勇銳之士。有勇力之士。有死鬪之士。有寇兵之士。有死憤之士。有必死之士。有幸用之士。有待命之士。此選兵之法也。昔晉馬隆討樹機能。願募勇三千。無問所從來。武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百。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以行。遂斬樹機能。平涼州。此能選兵也。今安南之兵。如馬隆

者。何患大功不成哉。故曰用人爲先者此也。何謂選兵次之。夫兵務精不務多。兵若精選。一可當百。兵不選精。百不當一。六韜曰。有冒刃之士。有陷陳之士。有勇銳之士。有勇力之士。有死鬪之士。有寇兵之士。有死憤之士。有必死之士。有幸用之士。有待命之士。此選兵之法也。昔晉馬隆討樹機能。願募勇三千。無問所從來。武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百。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以行。遂斬樹機能。平涼州。此能選兵也。今安南之兵。如馬隆

之精選亦不用十萬。按漢馬援征交趾不過十萬。馬援古名將固不易及。然宋仁寶特以邕州一路之兵。黎桓已不能當。元討陳日烜兵不過七萬餘。日烜東奔西竄。逃生無所。今日之兵何用多爲。我成祖皇

帝用兵八十萬。當時特以百戰之威。泰山之勢。麗之

此爲深于兵畧

耳。其實不堪用。陛下若簡可用之臣。賜以手勅

如晉用馬隆。令于閩廣募兵。無問所從來。必有引弓挽弩如三千五百人者爲吾用。何患大功不成哉。故曰選兵次之者此也。何謂理財又次之。今安南之兵

議者謂三年之計。須銀四百萬。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于敵。誠能揀選精兵如馬隆。則不戰而成功。固不須四百萬。使果用數百萬。豈以國家之大。不能辦此哉。臣前奏欲追各州縣壯快機兵月錢。以備募兵。借衛所無用旗軍月糧。與僧租以備行糧。鬻廢寺田以造戰船。已經議行兩廣軍門酌用。若能推廣用之。亦不多需府庫之財。朝廷只捐淮浙兩年鹽利。而其事可集矣。故曰理財又次之者此也。今議者多謂安南得之易。守之難。臣

惟未得安南耳。若得安南于龍編置撫鎮官各一員。俾居中以制四方。使兩廣撫鎮兼制憑祥諒山一路。使雲南鎮撫兼制蒙自光明一路。又于欽州置撫鎮。如兩廣兼制海東海陽一路。俱與龍編撫鎮相應。雄鎮中開。三方駟峙。如虎豹之在山。交夾如澤中之羊。隨發即撲。固無能爲。而亦不敢爲矣。何患不可守哉。攻守之策。愚臣所陳大略見矣。參以臣前後所陳。當有可以備。陛下采用者。陛下幸留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